

文|化|综|合|期|刊

内部资料 妥善保管

上水上善上盐都
生态康养大纵湖 休闲自在东晋城

Dazong Lake Magazine

大纵湖

杂志



本期导读

谢俊美·大纵湖文化圈及其成因略说

韦定广·从韦毓梅到“孙兰同志”——历史文献中的红色传奇

彭淑玲·《西乡风物》连载之《水韵》·范公堤与串场河/西乡之乡

盐渎文苑西乡文学专栏·凌震三专辑

谷子·演绎历史的东晋水城

邱春潮·走马盐都

2025
双月刊 总第77期

1

演绎历史的东晋水城

□ 谷子

翻开盐城湿地的名册
我找到了大纵湖里的东晋水城
一城水色
镶嵌在东晋的故事里
宋街的石桥、道板、旗幌、叫卖声
是历史行走的脚印
这个水城
有陈琳、朱升的印记
郑板桥授徒文香馆的故事
宋祁宋郊俩兄弟的“两朝辅弼，十世簪缨”的佳话
诗人高岑留下的“扁舟一棹泛秋波，月色平铺似画图”的诗句
张士诚留下的练兵影踪……



在这穿越千年时空的相遇中
找到了建安大街
倾听着汉宋风情的锣鼓声声
回想千年梦华
里下河的初心如水

这东晋水城如少女般的温存
让我萌生一见如故的诗情
引云阁展示的水城风华
《印象大纵湖》的灯光秀
讲述了大纵湖的历史变迁
三街七河九岛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吹箫声
在浮城入境的菱歌宋韵的见证下演绎
竹渡堂的宋氏宗祠
承载着千年的梅赋堂
让多少痴迷的少男少女倾情

当你在一城水色中诗意的栖居
便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水城夜晚的五色花灯
以梦相赠
让你飘飘欲仙

大纵湖的迷宫苇荡
使你荡漾在八卦阵中
走进去,你就到了宋朝
湖水上空的鸿雁
用嘹亮的鸣声欢迎八方来客
这便是,一城水色光映影
万鸟翱翔栖于湖
这东晋水城的自在让人飘逸
让游人找到了另一种活法
你会在摇橹声中
自在于东晋水城
渡心,渡人,渡历史……





2025 年第 1 期 总第 77 期

主 办 盐城大纵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
中共盐城市盐都区委宣传部

编委会

顾 问 吕 杨 王 谋
主 任 蒋国兴
副主任 王迎春 吴勇根
委 员 吕 培 王小侗 樊 淳
江正朝 姜 飞 张种伟
倪兆娟

编辑部

主 编 王迎春
责 编 曾加祥
美 编 夏 群

联系地址 盐城市新都路 618 号
盐都区行政中心 0127 室
邮政编码 224005
联系电话 0515-88585170
电子邮箱 362364776@qq.com
在线阅读 盐都区人民政府网站专题专栏
<http://www.yandu.gov.cn>
出版日期 2025 年 1 月

目 录

CONTENTS

卷首

01 谷 子·演绎历史的东晋水城

湖光水影

04 生态大纵湖·自在东晋城摄影专辑(二十八)
顾正山专辑(19)

范堤史话

12 许正和·范堤风连载之三十二
第十一章 入清,帝王天下最后的回光返照(6)
第 8 节 盐城史上第二位“武状元”——徐开业
第 9 节 林则徐·1836 盐城篇





花落有痕

- 20 胡成忠·花落有痕连载之二十四
第八篇 前车之鉴篇(4)
老强盗与小强盗 / 贪财丧父 / 行骗
者的牢狱之灾

西乡风物

- 26 彭淑玲·《西乡风物》连载之一
第一章 水韵(1)
范公堤与串场河 / 西乡之乡

盐读文苑

【散文】

- 36 大纵湖文化圈及其成因略说 谢俊美
40 从韦毓梅到“孙兰同志”
——历史文献中的红色传奇 韦定广
50 走马盐都 邱春潮
52 芦花飞舞的时节 谢建骅

- 54 芋头情 王洪武
55 孩提天空 顾仁洋
56 家乡柴草成美忆 刘克强
57 知青小屋的故事 袁 坚

【西乡文学】

- 60 凌震三·串场河,我的母亲河 / 我的1982/
夕阳斜照乌衣巷 / 灯下读帖 / 春
风秋月伴我行 / 日出壮观怡我情

【诗词】

- 70 董 峰·庚子春分后一日咏柳 / 湖边即
景 / 贺全国第四届“纵湖秋月”
书法展 / 学雷锋有忆 / 浣溪沙·
悟得我字 / 如梦令·晨行见驳岸
石缝处长出小草 等

- 封面 炫丽纵湖 摄影 赵林耕
封三 远眺彩霞 摄影 赵恒山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大纵湖旅游景区

国家 4A 级景区 国家级湿地公园

生态大纵湖 自在东晋城



0515

88688888

芦荡迷宫

生态大纵湖 自在东晋城

摄影专辑系列(二十八)
顾正山专辑(19)





水乡风景异，泽国四时清。
彼岸城池阔，湖边百草生。

沉浮真亦幻，荣辱重犹轻。
大宋遗风在，登高且独行。





雁阵凌空秋日爽，邀朋结伴往芦乡。
黄花丹桂迎骚客，蟹将虾兵戏藕塘。
万里霜天霞彩艳，一湖明镜画舟航。
登高望远诗声壮，迷荡采风鲜味尝。

生态大纵湖
自在东晋城





许正和 | 范堤风 连载之 三十一

盐 / 城 / 2100 / 年 / 历 / 史 / 笔 / 记 / 稿

第十一章 入清,帝王天下最后的回光返照(6)

第8节 盐城史上第二位“武状元”——徐开业

盐城自古文渊深博、文星璀璨,但从封建时期取得科举功名这单一视角来看,1300年中,却一直无人在“国考”中夺魁(唯有清初孙一致考中过榜眼),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了。而在盐城历史上似乎并不算突出的武科来说,似乎却有两位先后爆出了“冷门”:除本书前述南宋时期的“朱同宗夺得状元”之外,清中期又出了一位徐开业——当然,这只是见之于盐城地方史志的一般说法。(我经考证,觉得这两位其实都是存在问题的:南宋朱同宗已如前述;而清代徐开业虽有会试夺得第一名之说,但毕竟未经“钦点”,则状元之名难以成立。)

目前,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关于徐开业的资料,一说为今滨海县大套乡人,另说为响水县六套乡人。还好,滨海、响水等都是咱盐城市的下辖县份,称徐开业为今盐城人总是不会错的。

98市志“人物”有徐开业传,其中说:

徐开业(1788—1831),字健庵,号丹岑。武状元。嘉庆十八年(1813),徐驻省提堂(许注:“提堂”或“提塘”,清代官名,由各省督抚选派本省武进士等送请兵部任用),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中武科举人,次年庚辰以武科第一及第,大魁天下。后历任御前一等花翎侍卫、陕西都督府宜君参将、潼关协镇等职。诰授武功将军,晋封武显将军。

……

徐开业不仅武功超群,而且知识渊博,尤精诗词。民国《阜宁县志》载:“开业虽武人,喜文学,有儒将风,善诗……”徐认为“学武功不学轻功,是生拼硬搏血气之勇;武不通文,是无深谋远略的匹夫之勇”。他“诗才高绝,拔帜骚坛”。其和邑



举人赵干《咏向日葵》诗有“几乎旧梦萦丹陛，一种深情恋太阳”之句，曾得到道光皇帝赞赏……徐开业诗友颇多，如与山阳的潘德舆、鲁一同，天长的戴兰芬等常有诗词唱和。

道光十一年，徐开业任陕西潼关协镇时，以身殉职，时年43岁。

这几天，我集中寻找了一些学者关于徐开业的研究资料，其中甚至包括徐开业族人徐美学老师提供的《毓文堂·徐氏宗谱》的相关内容。在研读、对比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我对徐开业形成了以下一些认识：

其一，作为武状元，徐开业不仅有着过人的武功，还有着“高绝”的“诗才”，且能“拔帜骚坛”，十分了不起。虽然，古往今来文武兼备之才并不鲜见，但徐开业仍有属于自己的鲜明特色。在我有幸读到的徐开业的多首诗作中，便深感其佳句迭出。比如，“吟鞭不指章台柳，幸有琵琶傍玉鞍”

“关山转眼离京国，桑梓从头认故乡”“此行不惮天衢远，笑指青云在眼前”“名将风流亲翰墨，雄关云物照弓刀”等，读来，都不由得令人拍案叫绝。

其二，关于徐开业传胪误事一案，我们现在能在多处记载中见到。如，《中国状元趣话》《话说淮河》等书籍和文章中都有关于这件事过程、细节的详尽描写（我在这里就不加转述了）。此处“传胪”二字的含意是，科举制度中，在殿（会）试（业已得出成绩及排名）之后由皇帝“金口玉言”宣布登第进士的最终位次。自然，这不仅是一次由最高统治者亲自主持的庄重仪式，同时也密切关系着中式人员的命途走向。可就在那样一个重要的环节，已实际考中第一名的徐开业不幸失误了（迟到或缺席）。这个失误实在大了去了，结果当然也很严重——徐开业将眼看到手的状元头衔给丢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次重大失误，徐开业其实已不是这一科由皇帝钦定的状元。但是，人们在普遍为他感到惋惜之时又怀有相当的同情，所以，一般仍以状元相称，显然也有一定道理。

其三，徐开业“带甲而终”，文状元亲撰祭文。据《江苏特色文化丛书·第四编—名人文化》（P163）说：“徐开业在潼关任协镇时，史书称他‘绥抚练兵，军民协和’，抚将士而爱人民，勤军务而忠职守，将士同命，黎庶同心，深得军民拥戴……身先士卒，亲临阵地，督率精兵数千，坚守隘口，以堵来犯之敌。此间，开业因其军务劳累，体弱精疲，以积劳感寒疾，医药罔效，遂于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二十四日在阵地上带甲而终，时年四十有三。”又说：“彼时，天长（籍）（文）状元戴兰芬正督学陕西，亦亲撰祭文以祭。并上疏奏述开业死于国事，请旨优抚，终奉旨，得以从优议恤。”

在徐美学老师提供给我的《徐氏宗谱》的部

分复印件中,我读到了戴兰芬的《祭开业公文》,使我尤为感动。查戴兰芬,得知其生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卒于道光十六年(1836),安徽天长人……道光二年(1822)(文)状元。徐开业逝世(不久),戴任“陕西督学使”之职。戴在祭文中说:

……哭祭于诤授武功将军徐二哥健庵之灵
……公之死于国事……公以渊云才学孙吴(之)术,嘉庆己卯第一人……桂籍既通,芝兰旋谱
……于是诗酒往来,情怀缱绻,或为雪夜访,或为风月谈,或为斫地歌(许注:“斫地”,意为砍地,表示激愤,杜甫有“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句),或为闻鸡舞。意气薄云天,肝胆炳星日……道光辛卯,公任潼关……(我)督学陕西……喜从天降……孰料天心太惨,莫测风云……相离未久,竟作古人……公之节,厉冰雪;公之威,迅风雷;公之德,温冬日……

说实话,读戴兰芬的这一篇祭文,我能感受到强烈的心灵震颤。这不仅仅是一位文状元对武状元的惺惺相惜,而更为体现了两人之间的心性

相通。无论是从采用“徐二哥”这么个称谓来看,从对认同徐的“渊云才学”来看,还是从两人“诗酒往来,情怀缱绻”来看,以及徐到潼关而后戴本人又到陕西任职,则“喜从天降”来看,戴之“哭”,无不发乎于肝胆、肺腑。而这其中,尤以“嘉庆己卯第一人”,具有极为可靠的史料价值,因其明确地澄清了徐开业获得会试第一的那么一种史实。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需要对戴的这篇祭文做出更多的评价,而只需在戴的祭文中品咂只属于武状元徐开业本人的良好学养、高洁品格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真切史实即可。在这里,我郑重提请徐开业族人以及徐开业研究者们:宜加强对戴兰芬《祭开业公文》的相应重视。

其四,在这一节文字的最后,我需要特别提及一下:

徐开业不仅本人为“一代英豪”,而且其“满门俊杰”。徐文说:“开业兄弟子侄有六品以上武职官员七人,皆血染疆场,为国捐躯……”据此,我觉得出现在徐开业以及徐氏家族的这一现象,也能算是一种带有鲜明盐阜地域特色的人文景象吧!

第9节 林则徐·1836 盐城篇

关于林则徐林大人和盐城的关系,我最先是在93县志上发现的。当然,县志站在客观记录的角度,可能不太方便展开细说。但是对于我来说,读来却觉得很不过瘾。因为在我看来,林则徐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鼎鼎大名的英雄,他老人家曾经到盐城来过,这是我们盐城地方一种极为难

得的“幸遇”,我们应该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从那以后的2013年末,我在碰巧获得了《林则徐集·日记》等相关第一手资料之后,就随即写成了《林则徐·1836 盐城篇》一文,并先后在《盐城政协》《新盐都》两家杂志发表。感谢这两家杂志的编辑,在发表我的这篇文字之时全都

给加了《编者按》。毫无疑问,我在我的这么一部关于盐城地方历史文化的长篇文字中,肯定也得为林大人留下“一席之地”:

林则徐·1836 盐城篇(节选)

《盐城政协》编者按:

对于盐城人来说,林则徐的盐城之行,肯定是一件重要历史事件。可就是在《盐城县志》上,也只是极简略地提及。作者许正和先生读《林则徐集·日记》,感动于这史实,更感佩于林公的“作风”……我们特发此稿以飨读者。

《新盐都》编者按:

盐都,自古人杰地灵,文化灿烂。在两千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其中,有不少已经广为人知,甚至家喻户晓;而另有一些,则被历史的重重烟尘所遮掩,正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本期编发……正是一位盐都籍作家不懈关注和挖掘乡土历史文化资源的一种结果……(本文)记录了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为皮岔河疏浚一事来盐城的一次暗访过程……作者凭借翔实的史志记载和相关资料,用散文的笔调为我们重现了……历史人物在盐城留下的堪称珍贵的足迹……

盐城西北片的乡野,有一条东西向的皮岔河。

或是在城西新二〇四国道往北的皮岔河大桥,或是在今盐都与建湖交界处的洪桥,每经过这些地方,我总会默默地倾听那河中潺潺的流水声。在我听来,那是一种呼唤,一种深情的呼唤。



于是,我的心弦也会随着那清波轻轻地颤动。我常常会踮起脚尖向着河道上下游两个方向张望,虽然目力不及,也总是试图看到她西起塘子村的源头和在“盐城北门与串场河交汇入新洋港”(《盐城县志》)的尾间。比之和她邻近的串场河、蟒蛇河,抑或新洋港,全长43华里的皮岔河似乎只能算“小弟弟”了,然而她也一样为沿河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担负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责任。

我的心弦轻轻颤动,是因为那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振聋发聩的名字——林则徐。虎门销烟,抗击英夷,林公堪称搏击于南中国风口浪尖的民族中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哪怕被昏庸的道光皇帝“遣戍伊犁”。这样的一位

高官、一位大英雄，怎么会和苏北乡野上一条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河流联系起来呢？——“林则徐为疏浚皮岔河，由淮安乘船微服来县境实地考察”——当我若干年前在《盐城县志》上读到这一条记载时，便觉得眼前一亮。只是十分可惜，县志上的述说过于简单。

近日有缘，获《林则徐集·日记》（1961年中山大学历史系版），用心拜读了，大有解渴之感。

林公来盐城，是在清道光十六（1836）年十月，时年52岁，在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和两淮盐政）任上。令我格外感慨的是，《林则徐集·日记》其实是残缺的，这一年中的日记仅剩十月份，十月的日记仅存六天。然而，正是这六天的日记，却完整地记录了他的盐城之行——盐城何幸！莫非，是林公在冥冥之中对他曾经治下的古老盐城留下了一份特别的眷顾？！

“初九日，午后东北风，天阴，由淮城（今淮安市淮安区）东门外雇船行……初十日，至刘金沟（盐邑地界）。”——林公以朴实的笔墨，开始了他盐城之行的日记。我遐想，像林则徐这样的朝廷高官、封疆大吏，一旦出行了，且为确切的公务，水路乘官船，陆路坐轿马，带上几名属下，比如，盐城县上属的淮安府知府，或是专管水利的“总河”之类的官儿，当在情理之中吧？带上几名护卫人员，不为出格吧？再由兵勇敲响几面清道锣，扛上几面“肃静”“回避”牌，大约也合乎朝廷的規制吧？可林公偏偏特立独行——仅仅带上随员一名，张福。“张福人颇明白，亦不刁乖”，猜想那张福，或只是一名贴身的小伙计而已。去“（淮安）府东南二百四十里”的盐城（《清史稿》卷五十八）的交通工具，也只是租用了一条民用船只，“船主吴大，盐邑南门外人，船中只有帮篙一人，舱后有眷口，一妇一幼子。”

盐城之行的往返路线，林公在日记中是记载得非常清楚的——从刘金沟往后，“本由涧阳（许

注：疑今建阳。以下除注明“林注”外，均为许注）糊涂（疑建湖县城之旧称湖垛）入东塘河，因东北风大……由武港口入。”“由金家河十四里至唐桥，是晚在此泊船。”“十一日……入皮大河（皮岔河上游段原称皮大河，下游段称汉河，后合称皮岔河）。”“……十五里至（盐城）天妃闸（即“北门闸”），旁有天后宫，正闸五洞，越闸二洞（可参见民国《续修盐城县志·盐城县城厢图》所示）。三里至盐城县北门，又五六里，至南门泊船，中遇两道长桥〔林注：一登云（显为登瀛），一太平〕，泊船已有定更时分。”“十二日，早晨上岸，（进城）到茶场一坐……又到面馆（林注：近在县署）（今县前街一带）点心”，和平民交谈。又“令张福到他店点心，顺便探问”。“早餐后潮上，便即开船……西门外尤其热闹……船由西路（蟒蛇河）直上……十里至九里窑，又十里至涧门（林注：村庄甚大，此处虽亦有淤，而河底却深）（‘涧门’系今盐都区龙冈镇旧称‘冈门’之误，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先生等亦证实这一点）。”“由涧门（镇西折向北入盐河）二十里至新河庙（近皮岔河源头。至此，林公将包括盐城及龙冈偌大的范围沿水路‘划’了一个圈）泊船，已有定更时候。”“十三日，晨起满地皆霜……至金口关，时已三鼓，泊船。”“十四日……至淮东门，时已定更。”

既是“微服考察”，我想林公是不会穿着绣有仙鹤补子的从一品官衣的，当然也不用戴上镶有红宝石的顶戴花翎。我似乎看到，林公身上只是一袭十分寻常的灰黑色的夹袍，脑后的发辫是自然下垂的，长可及腰，因之还有几分洒脱。苏北的十月，已是深秋，节令当在霜降和立冬之间。瑟瑟秋风中，乡野一派枯黄。林公无心于景物，心中大约只有此行的主要目的——考察盐城知县孟广沅〔光绪二十一年《盐城县志》卷七载其名，并注“浙江人，进士，（道光）十五年任（知县）”〕报请疏浚的皮岔河，以获得确切的第一手资料。因而，日

记中对这方面的记载格外详细：入皮大河之后，发现“中有四五尺水，两旁多淤成平陆”“旁有一二家农民，上岸问其应挑（疏浚）与否？答云应挑。……问其要挑到何处至？答云自河口起至盐城北门闸止。”“行五里，见南岸淤滩尤盛……见有一二农民，又上岸问其此河……约隔几时不挑？答云乾隆年间挑后，距今有八十余年……以至多半淤成平陆……不免淹及两岸民田。”“至小富庄上岸……细询之……湖荡东注之水不能畅流归海，加以海潮顶托……两岸之田被淹……若开通此河……水利农田均有裨益。”不仅在一路之上询问了多处乡民，乃至十二日进（盐）城用早点时，林公（及遣张福）还询问城内居民，获知“城垣都会被破坏，何况（皮岔河）土岸。”不仅掌握了在不同河段每方土约需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文的工费，还对总计“须四万余银”做到了心中有数。进而，就连“（县）衙内有克扣否？”等较有深度的问题，也一一进行了探究。

清代中后期的交通条件还非常落后，作为督抚一级的高官显然不太可能将属下所有的县份全部跑到，所以看得出林公非常珍惜这一次到盐城考察的机会。他充分利用了这短短的六天时间，不仅顺利完成了这次出行的核心任务，还一并从多角度考察了盐城的县情。其中涉及县吏的政声和政绩，农田的收成和米价，社会和民生，治安和司法，甚至就连民俗民风等，都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印迹：比如，询船主吴太后得知，“孟（县）令操守颇好，不要钱”。询“牛千总”后得知，“孟太爷心慈”。询“一二农民”后得知，“孟太爷人极公道”。同时也获知了孟县令“惟欠勤紧”等弱点。比如，在盐城南门，“上岸与土人群坐”，获知“今年（庄稼）有八九分年成”“米价顶上者二十八文一升，粗者二十三四”。比如，“看城厢内外，人民尚无菜色”“人亦颇近循良，衙门前亦尚清静，

未见有枷号之犯。据所见所闻，颇有政简民淳之象。”我还特别注意到，林公针对有无乡民吸食鸦片的情况也进行了调查，可见林公早在1839年赴广东禁烟之前，已经有了对其危害的了解和把握。林公盐城之行的日程是紧凑的，就连今天的我读着这些日记时心底也难得松弛。然而，令我欣喜的是，他在日记中也为盐城留下了十分难得的一副联语——“将至天妃闸东南，望海云一带有似远山，因得一联云：‘岸树已消残叶绿，海云犹带远峰青’。是夜月明如画。”

另由《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3月版）“奏稿七·第二次署两江总督任内折片”得，其实林则徐在暗访盐城之前的“道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就已经向道光皇帝呈上了《盐城丰县两处河堤借项修筑折》。其中，已经阐明了“（盐城皮岔河）因年久失浚，河身淤高，遇水则不能畅泄，遇旱则灌溉无资”以及亟待疏浚等详细情况。还说明了，“经藩司先后委员分诣该处逐一履勘，委系必不可缓之工”。对于林则徐的这份奏稿，道



光皇帝是在“九月初八日朱批”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林则徐的盐城之行,事实上是在向皇帝奏报并获批准之后,开工在即了,于是趁着到淮安公务之便再亲自到实地踏勘、查访一番,方为放心。后来,皮岔河的疏浚工程当然是顺利进行了。在盐城地方史志中,我没有寻找到关于施工情况的具体记载,唯在《龙冈镇志》上见到了难得的一笔:“经道光皇帝批准,于1836年底完成了皮岔河的疏浚工程,共用土夫工银48093两”。

紧随盐城皮岔河疏浚工程完成之后,“(道光)十七年春正月……以林则徐为湖广总督(《清史稿·卷十八》)”,林公就离开了为官多年的江苏。斗转星移,林则徐盐城之行至今,历史又匆匆跨越了一百七十八个春秋。甘棠遗爱,林公的德政将永远驻留在盐城儿女的心海之中!

……

(载2014年第2期《盐城政协》)

2019年4月24日附录:《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3月版)“奏稿七·第二次署两江总督任内折片”《盐城丰县两处河堤借项修筑折》原文(节选):

盐城丰县两处河堤借项修筑折

道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奏为盐城、丰县两处河道堤工,勘明淤垫残缺,循案借项挑筑,分年摊征还款,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淮安府属盐城县境内,皮大河一道,即皮岔河,上承高邮、宝应、兴化、泰州诸河荡之水,下注天妃闸,归新洋港入海,为淮扬两属自西至东泄水归海要道。因年久失浚,河身淤高,间成平路,遇水则不能畅泄,逢旱则灌溉无资。又徐州府

属丰县……查盐城县皮大河计长七千八十六丈,按段之高下,一律配平河底,共估挑工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三十六方四分一厘,每方连岸水工实需银一钱九分……统共确估银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三两一钱三分八厘一毫……该两县均系屡歉之区,民力实在拮据,不能自行捐办,循照成案,借项挑筑,分年摊征还款……

臣等伏查道光七年……即据府县印委各员以盐城县皮大河淤垫,勘估应挑,维时或因春水方生,或因渠水下注,是以延未兴办……现在水势已落,自应趁时赶紧挑办……仰恳圣恩,俯准于司库芦课杂税漕价等款银内照数借给,责令各该县分别督董,趁此农功事毕,赶紧集夫挑筑,工竣委员核实验收,实于水利民生各有裨益。至所借银两,请从道光十七年起,盐城分作五年……各于受益民田摊征还款……

2020年7月9日附录:因为“市里重视串场河历史文脉的机缘,我又从这桩事中截取了林则徐和串场河亲密接触这个片断,写成了现在这篇文字。”“我在其中为之插上了一定想象的翅膀……”全文较长,共4900字,此处仅摘其“四”,单单描写林公“至南门泊船”的一个片断:

林则徐泛舟串场河记

“至南门泊船……是夜月明如画。”(《林则徐集·日记》P220)

我曾经反复掂量过这个问题:林则徐究竟是在南门串场河上的哪个具体位置泊船的呢?我的最终解读是,很可能是在古瓢城南门外大桥(今解放桥)以东。说这话的道理在于,桥东的景致丰美于桥西。那么,林大人是在南岸还是在北岸泊舟的呢?我想,若是泊舟北岸,那么对于古瓢城东

南角的上佳美景来说,就存在一个“灯下黑”的问题吧。加之,串场河对于南城,直接起着护城河的作用。换言之,那地带几无道路、商铺、人家。所以我觉得,林大人在串场河南岸泊舟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或许,不等吴太(及那位帮篙)开口,林大人就会对他们说:“船家,你们既已到家,我看今晚就回各自的家中住吧。若是放心,就将船只交予我们看管,如何?”吴太点头称是,又多少有点儿发窘:“客官,我家实是寒酸,就不能请客官到我家去将就一晚上。要不,我带您进城,就在南门内找一家干净的客栈住下,客官您看可好?”林大人微笑回答:不必了,这几日,我睡在船上倒是觉得蛮适应的呢!

农历十一日,月亮接近圆了。那时节,林公的心情或许更好。张福帮衬着吴太三口等上岸回家,回首一望,林大人又伫立在船首观起串场河和城上的夜景来了。

彼时,月挂中天,月明星稀。朝城上望,南城楼巍巍,水关门寂寂,城墙崇墉,俨若雄关。朝东侧眺,隐约可见祠、亭、坛、庙等古建的影子。高耸的文峰阁犹如一把青锋,直指苍穹。串场河两岸有一色的绿。浓者近墨,淡者为青,能分辨得出大多是柳,还有贴地生长的芳草。河面上,有渔火点点,若明若暗,正随着那船身在轻轻荡漾。此情此景中,林公会不会由江北的“古瓢城外”,想到江南的“姑苏城外”呢……

林公是一定会知道清康熙年间来盐城一带治水的孔尚任的。但孔尚任写过的《泊盐城》诗,林公是否会知晓呢?“津头柳色晚垂垂,客宿孤城吏未知。晓雾漫帆秋波澜,早潮平岸夜船移……”多美!我是想说:倘是林公知晓孔的这首诗,那么,他或许就会想到:自己的今天和一百五十年

前的孔博士“客宿孤城”的境遇是何其的相似呀!倘使林大人的兴致上来,再能给咱盐城,或是给咱串场河留下一首诗,那该有多好!

当然,这是一种奢望了。林大人肩上担子的分量和孔家哥们,抑或那位大唐诗人张继的就同了么?他老人家的心头,该堆积着多少的大事小事呀!一天的劳顿下来了,他老人家该有多累呀!所以,他以“是夜月明如画”六个字,就将那晚他在串场河上眼中所见的美景全都概括了呀!

就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在记完了当天的日记之后——就在咱古瓢城城南的串场河上,头枕清波,安然入睡了。或许,他老人家还打着鼾,那鼾声,如同串场河拍岸的浪涛,此伏彼起……

2020年8月5日附记:见清《宣宗成皇帝实录》载:“以浚江苏盐城县皮大河出力,予候补同知伍家榕等升叙有差……缓江苏盐城县本年应征挑河借款。”

2020年11月16日附记:读清《陶澍全集·奏疏》卷六十八知:①清道光年间盐城县皮岔河疏浚工程的具体负责人为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伍家榕、盐城县知县孟广沅、现补阜宁县知县钱兆麟。淮安府署另派“山阳县主簿孙丰、沙沟司巡检余锡溥,稽查弹压。”②该工程于道光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开工,三月三十日完竣(共用36天)。“实用银四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两八钱九分六厘零”。



胡成忠·《花落有痕》连载之二十四 第八篇 前车之鉴篇(4)

老强盗与小强盗

赵强和吴道，虽年龄相差十一岁，但沆瀣一气。从小不务正业，就会小偷小摸，由于屡屡得手，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胆子也越来越大。渐渐地，他们成了周边一带的害群之马，受害人家不计其数。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经常凑合在一起，如蚁附膻，不时地算计着别的人家——目标是有钱粮的富户。他们有时白天睡觉，夜间行窃。有时两人分头外窜，到晚合计，这种行动叫作“打脚”“采点”。有时散布流言蜚语，说哪里有鬼，哪里作怪，吓唬人，为自己夜间行窃创造

条件。

他们还不断改变策略。有时一人进宅，一人守护，定名叫“放风”；有时二人同时进宅，定名叫“安全行动”；有时偷别人的船运赃，取名叫“移嫁”。有时把盗窃痕迹转入反方向，叫作“声东击西”。

他们还定盗窃规矩，凡两人偷盗，自身只带作案工具不带钱，偷盗得手后，进宅人要抄身，防止私吞，这种关目叫“清身”。

他们还总结出一套“强盗经”，叫作“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就是说，有风行窃不易被偷人发觉，有月偷窃容易

被人看到；有雨偷窃使人不注意，也好作反现场；下雪偷窃，脚印痕迹易被人追寻。他们把这些经验记下来，时间一长，竟积累成了一册书，叫《取宝经》。

他们两个用偷来的非法所得，建了好房舍，穿上好衣裳，过上好日子，吃、喝、嫖、遥、赌，五毒俱全。别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可又抓不住他们，敢怒不敢言。俗话说：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赵强和吴道的偷盗之事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

两强盗送到县衙，老爷对他们严刑拷打，上夹棍，拶指头，披枷戴锁，手铐脚镣，坐了三年大牢才放回来。赵强因受

刑太重,不久身亡。吴道也坐了三年牢,具保释放,保证洗手不干。

赵强的儿子赵高,从小享受着强盗父亲的非法所得,游手好闲,整天花天酒地。这下父亲一死,家被官方一抄,穷得一贫如洗,没办法,也开始小偷小摸。在一次修房时,从墙洞中发现一本书,写着“取宝经”三字。他开始学开了,又操起了父亲的旧业。

一天,赵高在小镇上遇到了吴道,看到他一身行头如同大财主,又买肉,又打酒,心想:这个老魔头,虽然抄了家,坐了牢,还是神气活现的,一定家中还有私货,故决定算计他一下。于是在一天晚上,他挖了壁洞先进入吴道家厨房内。刚进入不久,就听到有人叫道:“有强人,快起来!”赵高知道被发觉,一头钻进了内锅膛内。吴道不慌不忙,走进厨房,把内锅一端,见到了赵高说:“原来是你呀!”老强盗吴道问小强盗赵高:“你今年多大啦?”小强盗往地上一跪说:“今年十五。”直将磕头,又说:“怪我胆大包天,请师叔饶我一遭。”老强盗说:“我现在已经改行了,你还来偷我的,你胆量可真大!你如果真有胆量的话,我就指点你一下,帮你一把。”赵高说:“好。”老强盗说:“在我家东北有个乱坟场,

那个地方是我经常出没的地方。乱坟场里究竟有多少坟茔,我有数。我这里有一捆柴,是烧过的糊头柴,今天晚上,在每个坟头上插一根,回头向我回话。”

小强盗把芦柴带去了。夜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跑到乱坟场,把芦柴一根根往坟头上插。

老强盗吴道见小强盗前脚一出门,他就抄近路超前到了乱坟场,用席子一裹,朝坟茔地里一蜷。小强盗插啊插啊,昏里晃落全插过了,共计一百零八根。插到最后一根时,忽然发现脚底下一个芦席筒子里伸出一只手来,并说:“我也要一根。”没想到赵高毫无惧色,坦然说:“只有一根了,你要就给你。”一切完毕,扬长而去。老强盗把席子一卷,又抄近路到家,睡在了铺上。

小强盗回到家就说:“师叔,所有的芦柴都插上了,你明天去查查看。”老强盗问:“你看到有什么动静吗?”他说:“只有最后一根被芦席卷子要去了,所以只有一个坟茔没插上芦柴。”

老强盗问:“你怕不怕?”他说:“我一点也不怕。”

“你不错啊,胆子不小。”吴道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地说:“你要发财不难,大叔帮你一把,明

天晚,你带上家伙,我与你走一趟。”吴道心中有底,一是要放个响炮给他看看,二是他“黑白”两道通吃。

赵高果然带着腰带、手锯之类,一更后与吴道来到姓秦的大户人家,翻墙入户。赵高踮房越脊,来到秦家仓廩屋顶,轻手轻脚,揭去屋面瓦片,用手锯锯掉两根椽子。吴道用腰带系着赵高下去,叫他如此、如此。赵高进了廩房,看见一只箱子,沉甸甸的,估计是装的金银,便将箱子捆好,稍微抖动一下系着的腰带,吴道即将箱子提出屋面。这时赵高看到另一只箱子,打开一看原来装的是衣物。他倒有心机,因初次与吴道做大盗,相互心照不宣,唯恐吴道陷害他,便一头钻入箱中,把扣子往箱子上一套。吴道觉得腰带颤动,又提了上来。果然,吴道不管他了,下得屋来,神速地把两只箱子挑了就跑。赵高心想:有道是仙家不破仙家法,你既然破了我的法,这就不能怪我啦!这个雕虫小技,多亏我长个心眼,不然倒成了瓮中之鳖,束手就擒,被人家活捉。那吴道挑着沉重的箱子,走到没有人走的地方,察之并无动静,嘴里叽咕:“小杂种,今天叫你领教领教师爷的厉害。”小强盗在箱子里说:“师叔,劳累你了,我来挑吧。”乖乖,老强盗一听,心里

一惊：“这家伙比我法子多呢，他到底出来了，我还以为撂在那块呐。”

老强盗说：“大凡和我一起干的，没有一个及你这么聪明，现在我们来分赃。”

老强盗说：“离这块没多远，有个看车舍子，你去跟人家要个火来，然后我们来分赃。”

小强盗说：“师叔，夜天黑地，我们小孩子跟人家要火，不太方便，还是你年纪大的好要些。”

老强盗一听，觉得有道理啊。老强盗到看车舍子，对老头说：“大爷，跟你耍个火吃袋烟。”老头把个火纸芒子给他。

小强盗看他一闪一闪地来了，来个周瑜打黄盖——一个

愿打一个愿挨，赶忙脱掉裤子，又把鞋子脱下来，用鞋底把屁股打得啪啪响，嘴里用央求的口气说：“好大爷啊，不是我偷的啊，是前头拿火的人呀，是他伙我来的，你去找他吧！”

老强盗一听，不得了，犯私了，被人家撞见了。一吓，把个火纸芒子一扔，飞跑而逃。

小强盗听到脚步声远了，这才吁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为人不心坏，哪能发横财？”拼命把箱子扛回家。

老强盗趴在黑地里等了好一会。见没了动静，返回原地，见一只空箱，另一只箱子不见了。他这才恍然大悟：“啊，我上了毛小子当啦！”此时，秦家

已发觉被盗，派家丁四面包剿，终将吴道活捉。老强盗连忙招供，又带他们去赵高家取赃。

一行人到了赵家，大门敞开，屋正中放着一只大箱子。众人一见，连忙打开箱子，什么也没有，唯有一纸，上写道：“强头偷歹王，两人比高强。师叔高一尺，徒儿高一丈。老的吃官司，财宝我独享。辞别众人去，留下一空箱。”众人目瞪口呆，老强盗更是羞恨难当。

吴道遭受灭顶之灾，进了大牢，陈账新债一起算，判了个十年监禁，不到两年便死于狱中。赵高外乡流盗，最终坠楼身亡。呜呼！玩火者必自焚。

贪财丧父

从前，有一家父子，父亲叫仇志富，儿子叫仇爱才，靠种亩把地生活，其他并无行业。因此，日子过得很不好。他们看到人家一年能卖几头大肥猪，既有肥料又赚钱。所以，父子俩商量，决定也买条猪子养养。可是缺少猪本，仇志富向他的姐姐借了点钱，买了人家一条小猪崽，一称十斤重。

这条小猪虽小，倒很乖巧，不哼不喊，有得吃就吃，食多食

少，都吃个干净。奇怪的是，这小猪睡觉姿势与别的猪子不一样，它总是仰着睡，把四只蹄子翘得高高的，鼻子里还发出呼呼的声响。可就是不见长大。一个月过去了，用秤一称，还是十斤重。父子俩可着急了。儿子要卖掉，父亲不同意。他说：“这猪很乖，不吃又不喊，是个小猪八戒，三个月总会动身长的。”可是，半年下来了，一称还是十斤重。所以，父子决定抱到集市上

去卖，可是谁也不要，只好又抱回家饲养。一年过去了，还是十斤重，父子们彻底失望了。杀吧，太小，舍不得；扔掉吧，它又自己跑回来。所以，只好当作狗子一样喂养。

一天，从江西来了一个生意人。他见到这条小猪欣喜若狂，便走过来问：“大伯，你家小猪卖吗？”父子俩异口同声地说：“卖！卖！”那个生意人说：“要多少钱肯卖？”父亲说：“你

看着办吧。”那个生意人说：“大伯，我也不占你大便宜，我给你家两只元宝吧！”父子俩一听，傻了眼，天呀，十头大肥猪也不值两个元宝啊！连声说：“卖，一定卖！”还是父亲稳重，对那生意人说：“请你告诉我，你花这么多钱，买我这条小猪有什么用处？”那人倒诚实爽直，便说：“这猪叫‘佛猪’，永远养不大。不过，这猪子前爪短，后腿长，那腿夹中各有一支小白蜡烛。如果将小蜡烛取出，天黑后把它点燃起来，外面会有许多许多元宝飞进来。”儿子听到这话，求财心切，便连忙说：“不卖，不卖了。”那人说：“谢谢，派你家的财，我就不想了！但愿你能收得住这笔财。”说完，便走了。

父子俩乐坏了，心想：我家

要发财了。他们当即把小猪杀了，果然发现腿夹中各有一支小白蜡烛。终于，天黑下来了，他们连忙焚香叩头，把那小白蜡烛一齐点燃。刹那间，元宝飞来了！五只、十只、二十只、五十只……数也数不过来。只见飞来的元宝，在屋内团团转，好像一群鸟儿似的飞舞盘旋，可就是不落地。父子俩拼命用双手去抓，可是刚抓到又滑了，那些元宝好像都长有翅膀似的，一只也抓不着。眼看那些小白烛快要燃完了，只见那些元宝开始向外飞去，这下可急坏了父子俩。父亲气喘吁吁地说：“快拿棍棒扑打！”儿子一听，顺手把墙边的那支桑树扁担操起，对着一只元宝使劲打去。只听到“咯咯”声响。终于，一扁担打落了一只元宝。可就在打落

这只元宝的一瞬间，扁担竟贯在父亲的头上。只听父亲“哇”的一声，倒在地上，脑浆迸裂，一口气没了。这时，蜡烛燃尽，所有的元宝也都飞走了。他大梦方醒，抱着父亲哭天呼地，可又有什么用呢？结果，一只元宝，正好勉强安葬了父亲。

到了第三天，那个生意人又到了。进门便问：“小哥，收到多少元宝呀？”儿子哭丧着脸，便如实告诉了那人。那个生意人说：“因为你太贪心了，所以我没教你如何收宝。其实很简单，元宝进屋时，用五谷向元宝撒去，凡是碰到五谷的元宝，都会落下来的。”仇爱才问那个生意人：“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人说：“我是专门寻宝的识宝魁子。”

行骗者的牢狱之灾

从前，有个姓贾名化的人，他不思正业，整天游手好闲，可不但讲究穿，而且还挑剔吃。不劳何获？钱从何来？他没有真本领，只好靠蒙骗来谋取钱财。他常常安慰自己说：“只要自己能富贵，哪管头上有青天。”

村里有个姓秦的人家，新房建好入住以后，夜间经常听

到屋顶有奇怪的响声。加之，几个小孩常常生病。开始主家认为是屋砌得不好，就请地理先生来查查。地理先生屋外转转，室内看看，就是查不出原因。可主家还是不放心，总是疑神疑鬼的。贾化得知后，心想：既然地理先生说没问题，那么应该没问题，响声可能是屋上毛竹

裂缝炸节之故。于是，他故弄玄虚地对秦家说：“你家有邪气，必须驱除才保平安。”主家一听，投心眼了，他也是这么怀疑的。于是急切地问：“有办法驱除吗？”他有意停顿了一下，说：“办法嘛倒有，可要舍得花钱才行。”主家只求平安，哪还在乎钱呢！于是，又问：“除掉了，要

多少钱？”他说多少、多少。主家保证，只要消灾，一文不少。贾化胡乱地画了个所谓“镇妖符”，叮嘱此符不能经妇女手，贴在家堂菩萨背面，并再三交代：“不得让外人知晓，家里人也不要提及，说破了就不灵了。”结果，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秦家怪声消除，小孩安然无恙。秦家对贾化感激不已，又请吃饭，又付重酬。其实，时值春天，俗说，春风吹裂石头。新毛竹裂缝是正常事情，一个多月过去，梅雨将至，空气潮湿，当然不会再发出响声。小孩春季乍寒乍热，怎能不生病呢？

有一曹家媳妇，结婚三年无子，家里人可着急了。请瞎子算命，说这个女人解怀迟呢！曹家求子心切，求神拜佛，让媳妇吃香灰，服仙方，就是不见效。一天，贾化与这媳妇从街上回来，一路同行。发现她一路上老是要呕吐的样子，猜测这女人可能害伢子了。于是，来了个歪

点子说：“我有个秘方，只要你吃了，保你今年尾、明年初有孩子。”这媳妇回去告诉丈夫，丈夫告诉婆婆。这个婆婆想孙子想疯了，听到这话，赶紧去求他，并保证说：“只要灵，多少钱也不在乎。”贾化一口咬定说，买秘方给多少，生小孩补多少。那婆婆一口答应。贾化不知从哪弄来几种草药，叫曹家煎给媳妇服，一日三次，连续三日。其实，当时那媳妇已怀上孕了，结果吃下去不久，请郎中一搭手脉，便说：“你家媳妇有喜啦！”一家人欢喜极了。果然，次年二月生了个孙子。好造化，贾化又发了一笔财。从此，他得荫忘身，便整天想着如何以骗谋财。

有一个姓洪的秀才，数年攻读，文章不差，可到京中应试，两次都名落孙山。贾化便对洪秀才说：“你下次再去考，我保你得中。不信，我可与你打个赌。”那秀才欣喜若狂，真的与

他打赌。言明，如中了，给贾化多少赏钱；考不中，贾化给洪秀才多少钱。其实，贾化盘算：洪秀才虽两次未中，仍苦读不止。有志者事竟成，事不过三，这次考中的把握性很大。万一不中，他也不好意思向我要钱。后来，洪秀才果真中了进士。贾化又侥幸地取得了洪秀才的赏钱。

这个贾化屡屡得手，骗了不少的钱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得意忘形，自以为不得，神机妙算。

有一次，他对一个姓彭的说：“我有个表妹叫殷銮凤，表妹夫姓黄，住在金陵（今南京），以前开茶馆，如今开粮行。那里米价可贵啦，一斗米三吊钱进，四吊钱出。你何不运米到金陵去卖，可获大利。你给我五百吊钱，我为你接引。”姓彭的一算账，认为是难得的一笔大买卖。本地大米一斗不过一吊半，有翻一番的盈利。于是，他收了一大折子米，雇船运往金陵，请他同去，供他食用。可到了那里，怎么也找不到姓黄的粮行，也没有什么叫殷銮凤的表妹，况且金陵的大米，并不高于家里多少，蚀了半船米钱。这时，才知是上了贾化的当，气得对贾化拳打脚踢，并将他打入河中，险些丧命，幸亏被邻船救起。贾化狼狈不堪地逃回了家。

又有一次，一个姓温的人家，女人叫赵月娥，三十出头，

赵月娥因丈夫不在家，便到娘家借点米。娘家怕借少了吃不了多少天，所以哥哥挑了八十斤送妹妹回家。到家已晚了，哥哥要回去，妹妹不让走。哥哥便在妹妹家住了一宿。哥哥要赶回为人家做工，所以天刚蒙蒙亮就走了。正好被贾化看到了，其实他知道是温家的舅舅。但他想借此为由，到温家去敲门，寻欢作乐，可受到赵月娥的责骂，便怀恨在心。时隔不久，丈夫回来了，贾化便挑拨说：“赵月娥偷人，我亲眼所见。”他还添油加醋，想从中捞点钱财，便说出了证据。于是，丈夫回去逼训女人，女人无辜受辱，坚决要丈夫交出证人。结果丈夫交出了贾化。赵月娥听罢，一路飞奔，跑到贾家，一把揪住贾化衣领，叫他交奸。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贾化自知理亏，但逃脱不得，只得交出某日凌晨所见。赵月娥一想，原来那日是家兄送米一事，忙对丈夫解释。丈夫又去询问大舅子，说法与月娥相同。丈夫也知平素贾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常作蒙骗之事，今日挑拨，闹得夫妻失和，神鬼不安，气得一把将贾化摁倒在地，拳脚相加。赵月娥也跑上前去，正一个，反一个，接二连三地扇了六个耳光。贾化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两嘴巴肿得像灌了水的肚肺，只好自认晦气。可他常常这样安慰自己道：

“人在江湖飘，谁人不挨刀？”

本庄有个崔昆的人，平日老是喜欢与几个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赌钱厮混，常常以有事为由瞒着妻子。妻子叫茹如花，人品、身材都出众，且很贤惠。贾化对她垂涎已久，可找不到机会。一天，天色已晚，在巷口碰到了崔昆，问他作甚？崔昆说：“没事，回去睡觉。”他心生一计，凑过去说：“今晚赵四、李和、徐二东在李和家要摸一把，问你有空呢？”崔昆一听，心痒难抓，便说：“有空，但要把手里东西送回家，恐怕我家妻子如花不允。”贾化热情地说：“我教你，你就说陈二老板找你谈笔买卖，马上就回来，叫她灯可先熄，门休闩。”崔一听说：“好主意！”于是，回去对如花说了。如花只说一声：“早点回来哇！”走后，如花真未闩门，只是用凳子抵了一下。贾化遂起歹意，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溜到崔家，把门推开。如花以为丈夫回来了，便说：“这么快，你倒回来啦！”贾化“哦”了一声，反手将门关好，如花忙着点灯。贾化一脚窜进房去，喜得心痒难挠，随口吹灭了灯。如花一瞟竟不是丈夫，乃是贾化，便怒斥道：“你想干什么？”他馋涎欲滴，嬉皮赖脸，欲行奸污。如花哪里答应，双方便拉扯不休。再说崔昆到了李和家，方知上当，唯恐贾化做出不端之事，便急忙回家。

到得家门，听到屋内争吵厮打声，推门不得入。如花听到丈夫叫门声，挣脱跑去开了门。贾化慌了手脚，但无处藏身。崔昆见如花身上衣服被撕，贾化脸皮被抓的窘相，方知女人遭辱未遂，当下对他痛打一顿，不解心头之恨，又厉声骂道：“你这个不知羞的东西，猪狗不如，早死早好！”随即，夫妻俩又将他严严实实捆好，扔在屋角里。第二天一早，报了官，贾化被押往县衙。

到了县衙，老爷坐堂审问，贾化对此事供认不讳，将自己多年来靠蒙骗谋财度日、好色行奸之事一一作了交代，连连磕头求饶，要求老爷从轻发落，并表示自愿具保，痛改前非，今后不再重犯。

贾化苦苦哀求，但无济于事。老爷拍案大怒道：“大胆刁民，你诈骗钱财，欺负民女，危害社会和他人家庭和睦，王法岂能容得！念你醒悟，招供认罪，本县从轻发落，重责四十大板，狱刑二年，以观后效。”贾化自知身获重罪，追悔莫及。县衙公告贴出后，众人拍手称快，都说：骗人如同骗苍天，利深祸速不可怜。🔴

编者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孕育出一方独特的风物。“鱼米之乡”“百河之城”“湖荡湿地”，是盐城西乡现在的标签，也是西乡留给世人的剪影。同为西乡人的彭淑玲老师所著的《西乡风物》，“紧紧抓住了西乡的地域特征，挖掘西乡风物的独特之美和其背后的精彩故事，描绘出一幅大美西乡的美丽画卷”（陈卫中先生语）。《西乡风物》以盐城西乡为书写背景，用平实质朴的语言、深情诙谐的笔调，通过对西乡“水韵”“物事”“美食”“乡俗”四章的描写，全面反映西乡的水乡生态、丰富物产、淳朴民风，展示了盐城西乡板块的独特风采。本刊在征得作者授权后，特开设“西乡风物”专栏全文连载，以飨读者。在此向彭淑玲老师及热爱西乡、书写西乡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



彭淑玲 >>>

1975年生，现供职于建湖县政协文史委，从事地方文史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因为工作的原因，看这片土地会有更亲切的感受，也会有些思考。我们作为鱼米之乡的平原，与沿海、高山地区有什么不同？于是便有了《西乡风物》这本书，表达我对这方水土的情意。写作的过程中，我慢慢看到时间秩序与乡土智慧，看到大自然与人之间更大的道理，也慢慢理解写作与生活的关系，那就是真诚的书写，恭敬的生活。

彭淑玲·《西乡风物》连载之一

第一章 水韵 ①



—— 范公堤与串场河 ——

一

西乡往东不远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老 204 国道,老辈盐城人更喜欢叫它范公堤。范公即那个写“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北宋名臣范仲淹。范公堤旁有串场河,串场河与范公堤构成了盐城重要的地理分界线。

天禧五年(1021),33 岁的范仲淹任东台西溪的盐仓监,管理这一带的盐税。任盐仓监时,范仲淹写有诗《西溪书事》,其中“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之句写出了他当时的人生追求。

西溪在串场河边,当时属于泰州府,河东不远即大海,海水经常倒灌,既影响盐的收成与质量,也破坏农耕方式的农民生活,民间有海水倒灌三年寸草不生的说法,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范仲淹想修筑海堤,但盐仓监职务不高,主要负责盐场的生产和储运,不能组织百姓修筑海堤,修筑海堤是泰州府和兴化令的分内之事。范仲淹在为胡令仪写的《胡公神道碑》中提到,天圣中,余掌泰州西溪之盐局日,秋潮之患……旧有大防,废而不治。余乃白制置发运使张侯纶。张侯表余知兴化县,以复厥防。范仲淹的建议得到了同样有抱负的张纶的支持。

1025 年,张纶举荐朝廷任命范仲淹为兴化令,开始修筑海堤。

二

农耕社会修筑海堤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工程刚开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雨雪大至,潮汹惊人,而兵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道路飞语,谓死者数千,而防不可复。修海堤就像以前的挑河工,多用老百姓的冬闲时间。开工不利给反对者留下了口实,他们散布流言,谎称死人上千,有人上奏朝廷,工程被迫停工。我们能够想到这时的气氛,还有范仲淹面临的压力,弄不好可不只是丢官的事。

这时朝廷派做过如皋县令的淮南转运使胡令仪来泰州调查实情,胡令仪熟悉这里的情况,力主范仲淹的想法。他说,余为海陵宰,知兹邑之田,特为膏腴,春耕秋获,笑歌满野,民多富贵,往往重门击柝,拟于公府。今葭苇苍茫,无复遗民可哀耶?为平息风波,朝廷将范仲淹调离兴化,改监楚州(今淮安)粮料院,不久范母去世,因北宋理学风行,全国上下以孝为先,范仲淹须放下一切事务回家守孝。

1027 年,张纶在胡令仪的支持下,为修堤一



事上书朝廷,自请兼任泰州知府以修海堤,获准。当年秋,工程再次启动,张纶与胡令仪共同主持修筑,第二年春竣工。堤成后不久,泰州百姓以张纶付出最多,为张纶建一座生祠,范仲淹为生祠写了《张侯祠堂颂》。

三

参与修堤的除了张纶、胡令仪,还有滕子京,他们去世后,范仲淹分别写了《张刺史纶神道碑》《胡公神道碑》《滕待制宗谅墓志铭》,并提到修筑海堤的事,今天再读,仍能读到古今成大事者百折不挠、开阔豁达的风范。范仲淹在《胡公神道碑》里写道:余始谋之,以母忧去职,二公实成之。今二十余载,防果不坏,非公之同心,岂及于民哉。范仲淹认为张、胡二人功劳较大,他们的同心协力也很可贵。这也是范公可敬的地方,非分内之责却主动担当,遇到困难不逃避退让,论功行赏时礼让他人。三人绵绵不断接力成就一段三贤筑堤的佳话,范公堤沿线不少地方曾建有三贤祠,供奉范仲淹、张纶、胡令仪。可见世风公论自在人心民意。

前后筑堤非一人,至今群口推仲淹。在宋元两代,范公堤多写作捍海堰,改叫范公堤的原因,可能是范仲淹后来的成就和地位远远超过张、胡

二人以及历代修筑者。明嘉靖四十五年,教谕郑文升在儒学街建范公祠。水街的范仲淹像也因此而来。

四

从美学角度而论,范公堤的知名度与杭州西湖的白堤、苏堤是不可比的,但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民生的作用,又是白堤与苏堤难以比拟的。堤成后,堤东煮海为盐,淮盐胜雪,堤西桑麻遍地,稻谷飘香。堤内遍植柳树,潇潇烟雨,柳丝满堤,在水利的功用中融入风景的美,即形成盐城古八景之一的范堤烟雨。清光绪年间诗人高岑的《范堤烟雨》诗曰:

拾青闲步兴从容,清景无涯忆范公。
柳眼凝烟眠晓日,桃腮含雨笑春风。
四围碧水空蒙里,十里青芜杳霭中。
踏遍芳龄一回首,朝曦红过大堤东。

大海慢慢东移,如今东去百里,与防海潮没有任何联系了。2016年,纵贯盐城市区的南北高架命名为范公路高架,以缅怀千年后的后乐精神。

五

说西乡的水,第一个要说的是串场河,串场河不能严格算是西乡与东海的界河,但串场河向东不远就叫东海了。

范仲淹时代,这条河就断断续续地存在,但并不全线贯通,也不叫串场河,有的地方叫盐河,有的地方叫海河。海边的人以烧盐为生,河边就有了盐城监的五佑(伍佑)、紫庄(刘庄)、南八游(草堰)、北八游(白驹)等盐场,清人吴嘉纪的诗“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写的就是串场河边的盐民生活。

串场河,顾名思义,就是串联起这些盐场的水路。这些盐场分别对应着今天的白驹、刘庄、便

仓、伍佑、盐城市区等，皆是有历史的地方，细想想，这长长的河流哺育了多少的两岸人家呀。

六

河流是人的生存命脉，串场河是盐城人的母亲河。过去行船很慢，全靠人力，路上需要休息，串场河开通后，鱼市口处就成了理想的休息地，补充粮草、交易货物，东阔西狭的古瓢城城池也沿着串场河的走向形成。

鱼市口附近即老西门，叫安泰门，是很多盐城人的回忆，一度有热闹的米市交易。站在今天的登瀛桥上，仍然可以感受到高岑的《登瀛晚眺》的意味：“众仙携手共登瀛，入画芳菲一望平。近郭夕阳晴更好，照人春色晚逾明。绿杨芳草花边路，红杏青帘柳外城。日落长歌连簪返，隔烟遥听卖鱼声。”

杨瑞云主政盐城时，在陆公祠南迎薰门旧址处开了南门，以迎纳东南方的和薰之风，名迎薰门，并建有城楼，名杨楼翠霭，高岑在诗《杨楼翠霭》中写道，“何处堪为结伴游？杨家胜概解疆侔。马嘶绿野疑无路，人语红栏忽有楼。四壁烟云浑似画，一天苍翠碧于油。登临拟奏霓裳赋，身到丹青最上头。”南门外的串场河上有迎宾公园，公园内有叫杨楼翠霭的景致，人们希望能在同样的水流里续上前人的情愁。

串场河边的范堤烟雨、登瀛晚眺、杨楼翠霭为盐城古八景中的三景，另五景分别为铁柱潮声、平湖秋月、石桥春涨、瓜井仙踪、龙祠胜概等。高岑是值得用笔墨多写两句的诗人，祖上世居西乡恒济花垛，他笔下的盐城八景，在今天依然被无数次地引用着。

七

串场河近海时也是出海口，先后建有十八道闸，也叫归海十八闸，分别为沟墩闸、草堰口闸、上冈闸、天妃闸、石埭闸、丁溪闸、大团闸、刘庄南闸、白驹北闸、草堰北闸、小海正闸、小海越闸等。

这些闸有的采用梅花形杉木桩基、条石底板、砌心墩墙，下游设木桩、防冲槛、叠梁式木梯闸门，与今人相比，古代人在水利方面同样有高妙的智慧。

归海十八闸中的石埭闸就是市区人民路的东门闸，离海较近的年代，东门闸的开闭决定着盐城百姓的生命安危。与盐城一湖之隔的兴化与盐城在东门闸的开闭争议很大，盐城主堵兴化主开。杨瑞云主政盐城时堵塞了东门闸，兴化方面强烈抗议。万历《盐城县志》记载，杨瑞云态度坚决，曰：“夫地形若釜，兴化则釜腹也。盐城高如釜边，釜边即张其口，安能泄釜中水哉？”釜是古代做饭的锅，这句话的意思是，里下河外高内低，兴化在锅底，盐城在锅边子，即便海口开了兴化的积水也无法流出来。杨瑞云还在神像前发下重誓：“瑞云在盐一日，则守海一日，瑞云去盐之后，则神为我守之。”可见这些地方官员的父母情怀与气魄。此后两县达成共识，在盐城的北门外开出海口天妃口，即今天的盐城大桥处，矛盾暂时化解。后来，兴化相继建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等闸，但因距海口不是很近等各种原因，闸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如今这些闸或拆除建桥，或继续使用，或作为文物保护，比如，小海正闸和小海越闸，又称鸳鸯闸，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八

串场河因地势低又叫下河，串场河一带叫下河地区，淮剧的下河调也由此而来。从水利角度，南北流向的串场河不仅解决了盐运之劳，还是众水汇归之河，完善了里下河水运体系，但因地势低洼引起的众水汇归压力也很大，下河水患一直是古代朝廷头疼的问题。清《先文恭公年谱》记载：“奏明筹办下河水利，扬州府属下河各州县境支港及田间水俱汇入串场河，北流于盐城境内……”

孔尚任当年来盐城就是为下河水患一事，从诗《泊盐城》的“津头柳色晚垂垂，客宿孤城吏未

知”这句推断,他应该是住在城里,船多半停在串场河边。孔尚任之后的1836年,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来盐城了解皮岔河是否需要疏浚时经过这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十五里至天妃闸,旁有天后宫,正闸五洞,越闸二洞。三里至盐城县北门。又五六里,至南门泊船,中遇两道长桥。一登云(为登瀛),一太平。此处河阔水深,泊船已有定更时候。”南门即迎薰门旧址,这段不长的文字提供了很多信息,多少里路到哪里,闸有几个洞,经过的桥分别叫什么名字,河流的情况。比起孔尚任的“客宿孤城吏未知”,林则徐位高权重但亲力亲为,君子务实的精神值得今天的领导者学习。

九

20世纪50年代左右,串场河河岸边仍有纤夫拉纤走的栈道,那拖着苦难生活前行的前辈里可能有我们的祖先。再后来有了轮船,一声声汽笛带着我们走出盐城,走到更远的世界,遗留下

来的轮船码头遗址仍可供人们怀古之用。

串场河还见证了新四军在盐城的历史。1940年10月,新四军与八路军在串场河上的狮子口桥处会师,陈毅将军满怀深情地写下,“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军部驻串场河边的泰山庙内。1941年6月,华中鲁艺部分师生在庆丰北秦庄遇难,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碑的碑文记有,“鲁艺战友,荟萃串场,鲁迅精神,光大发扬。”可见串场二字是可以指代盐城的。

如今,串场河的运输功能被东边的通榆河代替,沿线成了风光带。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泰山庙、瓢城记忆、中国海盐博物馆、盐镇水街皆在串场河边上。市区的串场河上有游船可坐,一路晚风吹拂,灯火迷离,有桨声灯影的情味,行到盐镇水街古戏台漂舟戏苑处,听着咿咿呀呀的淮调,那范堤上的烟柳气息就更加朦胧了……

—— 西乡之乡 ——

一

说盐城西乡,还得从里下河平原说起。西乡是里下河平原的一部分。

里下河平原是串场河、里运河、通扬运河、苏北灌溉总渠围成的一片地域,成因近似杭州西湖,远古时是海湾,在长江、淮河与大海共同作用下,慢慢淤积成沙堤,形成与外海隔开的潟湖,因江淮众多支流的注入,水质逐渐淡化为淡水湖。这里的潟湖是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里下河平原的北界河苏北灌溉总渠离淮河很近,而淮河、秦

岭是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以此分北方南方,西乡从大的地域来讲属于南方。

在西乡大地上,慢慢淤积的沙堤先后有三条,乡民们叫它三道冈,东冈、中冈、西冈。最先形成的是西冈,即龙冈向北一直到喻口、羊寨这条沙堤,也是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期海岸线的位置。以大纵湖为坐标,大纵湖北的芦沟兰王、大兴等村出土过石锄、完整的亚化石麋鹿角等,这些资料结合成的画面就是《诗经》里的场景:湖荡湿地中有些地方已经成陆,人们在成陆的土地上从事简单的耕作,麋鹿在沼泽里觅食,大纵湖、九龙



口还在大片水域之中,过了龙冈,就是茫茫大海……

说西乡地理的演变,不得不提南宋建炎二年(1128)的黄河夺淮,夺淮形成的水患加快了湖荡的淤堵,更多的地方夷为平地,形成村庄,但夺淮真正影响到西乡是明代以后,《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记:明以前黄淮未涨,运堤未高,无水患,平野可以营居,故先民故居遗址往往见于水田下湿之中。厥后水患棘而人皆积土以居,村墟间巷高出平地。这可能也是史书记载盐城唐宋元代皆为上县,明代以后则为下县的原因之一。

二

以前的政权管理是郡县制,县以下没有政权,人们会以方位来划分区域,比如东乡、南乡、西北乡。盐城东边是海,西边叫乡,东海煮盐,西乡产米,各有特色。西边的乡再分小点,那就是西乡、西北乡等等。袁枚的《子不语》中有一篇《年子》,袁枚说这个故事是从好友盐城阎姓县令那里听来的,发生在盐城东北草堰口一户人家的奇事。乡也是生活中的常用词,同乡之间互称乡长,这乡长不是领导职务,是敬称。盐城籍台胞写信给家乡的朋友,多称呼乡长。

网上经常看到有人为西乡地域争论,到底盐城哪些地方属于西乡?其实西乡、西北乡的地理

概念是模糊的,没有明确的区域划分。清乾隆版《盐城县志》中记录的23个庄镇中,秦南仓、冈门镇、楼王庄、北宋庄、楼夏庄、丁马堽等是没有争议的西乡,建阳镇是没有争议的西北乡,但像湖垛镇,有资料写作西乡,也有资料写作西北乡。比如,民国三十六年盐城中学校长李西垣在《盐城中学同学录》的序中写道,“敌寇北图,人心惶恐,仍迁移于西乡湖垛”“次年二月,淮东亦沦陷,学校解散;厅令在盐邑西乡西王舍(建湖恒济境内)用补习学社方式继续办理”等等。

1941年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盐城县划县分治,有了建湖、盐都、射阳等地理名词,但老辈人仍喜欢以西乡与东海这个地理概念来区分。我六岁之前在盐城北的草堰口生活,外婆的家在串场河东射阳县新坍的胜利桥,妈妈每次带我去看外婆都会说,走,我们一起下海去。外婆那边的亲戚每次来,走时也会热情地说,有空到我们东海玩玩啊。他们说东海,从来不会说黄海。小的时候,妈妈与外婆她们的聊天经常会有乡里、海里这些词,比如,今年乡里的米长得不错,海里的胡萝卜多得吃不完。

时光又走了几十年,在秦南、楼王、北龙港这些地方,经常能听到人说,有空的话到我们西乡来玩呐,这是我们西乡里种的,而在建湖的芦沟、恒济等地,除了老辈人,年轻人很少有人用西乡这个词了。

三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说西乡,还得说东海,对比才见风格。

东海的历史比乡里差很远。范仲淹时代,射阳还在海里。外婆家在射阳的居住史也不远,就是外公这一辈从草堰口迁过去垦荒的,早期的东海人多是乡里去垦荒的,所以海与乡间的人血缘关系亲密,走动频繁。

西乡与东海的水、土是不同的,不同的水土也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与性情。就拿肉圆来说,

西乡人喜欢放米饭,口感软糯香甜,东海人喜欢放萝卜,口感爽又有点冲。以前的人与外界接触少,接天地自然的气多些,水土气足,相比之下,东海人性情粗犷些,叫侉子,西乡人说话相对轻柔些,叫冒子。

西乡多水,且多自然形成的河道。水到什么程度,有些地方很大一片区域没有一处水稻田,在盐都的北龙港、建湖的九里等地,到处都是圩堤分割开的河塘,让人想起遥远年代射阳湖的样子,明晃晃的水像是要溢出来似的,天空也倒映在水里,到了雨季,一片白茫茫。像蟒蛇河、朱沂沟、西塘河等这样线条生动优美的河流,海里也是没有的。海里多人工河道,工整有序,是另一种美,比如大丰的卯西河,射阳的小洋河。

西乡属里下河平原,东海属冲积平原,且地势高于西乡。因黄河夺淮与大海东进,海退陆进,慢慢生长,形成带盐碱气的沙质土壤,盐碱慢慢退去,土壤松软肥沃,宜种棉花、玉米等旱地作物,种出来的花生、山芋、胡萝卜也特别好吃。西乡湖荡湿地形成的油泥土容易板结,平时种菜什

么的,要比东海人花更多力气,但湖荡里长的藕、慈姑等却是东海比不上的。乡村公路不通的年代,雨雪天是西乡人最难受的时候,东海沙质土壤松软,雨过即干,一点不沾脚,人的心情也会开朗,西乡一下雨就寸步难行,路像注了胶水一样,还打滑,一身新衣出门,最后折腾成泥猴,狼狈不堪。骑自行车比走路更难,泥沾在车胎上,推也推不动,只得扛着走。

四十年前的海里与乡里还有着明显的区别。妈妈说她们小时候家里不买盐,到草滩上看到有盐霜的地方挖个坑,撒上草木灰就可以晒出盐来。海里很少种稻米,主要吃玉米粥、大麦粥等。乡里的人多半在水边居住,水多宜种水稻,吃米。秋天胡萝卜成熟的时候,东海人就会拿来与西乡人换大米吃。西乡人也喜欢东海里的芦苇,海滩的芦苇比湖荡的芦苇耐烧,有后劲。

西乡的水多,东海的地广,从造物的角度想想,各有利弊。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改善,居住环境的变化,西乡与东海从外表看已没有什么不同,但细究其里,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四

土生万物,更要水润万物。西乡处处是水,也形成了水乡特色的渔耕文化。

西乡人家前屋后都会有一条小河。从高空看,村庄在水的包围中,河流、池塘、菜园、农舍、稻田、树木,是西乡风情画的基本元素。西乡的稻田多圩田,先辈们改造低洼地、与水争田,修圩堤将田切成一个个棋盘格,但大量的围田会堵塞水道造成水患,所以适度的退耕还湖可以让人与自然更和谐的相处。

西乡人与水很亲。没有自来水的年代,一到夏天,一大早就到河里洗脸,河边的水汽也很好闻。晚上太热了,河边要凉快些,人们会聚在河边的桥上拉呱纳凉讲鬼故事,小孩子在河边的树丛中捉萤火虫,也有人从家里拿一张草席直接睡在大桥上。乡村的孩子每天与天地自然打交道,也会觉得乏味,一听到家前屋后河里有船经过的时候,就跑到河边看拖驳船队从河上行过,听着闷声闷气的汽笛声,想象着自己的未来与远方。80年代前出生的孩子多半写过这样的命题作文,《家乡的小河》,他们也擅长这样的作文,笔下满满的情意。很早就离开家乡的李国文先生也写过,“小时候在苏北乡下,到处是河,闻着河里散发出来的水草味,感觉那些小鱼就在草旁贴着,真是惬意……”

西乡的人水性好,想到河对岸去没有桥,要绕一大圈又没有渡船,夏天的话直接跳到河里游过去,有时候走着走着,兴致来了,也能跳到河里扑腾几下。每年夏天,都会有人溺水而亡,乡人会用迷信的观点解释溺水现象,给什么什么拖走了,有的河因溺水的人多被说成是凶河。西乡的小孩子游泳不用教,就像小鸭子一样,基因里带着的,扔到河里扑通几下喝上几口水就会了,狗刨式、扎猛子,如浪里白条。父母多半在田间劳作,很忙,孩子会偷偷下河,若知晓后会很生气地说,游吧游吧,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五

历史上的西乡水是不好吃的。近海经常海潮倒灌,老辈人说以前的水很硬。南宋年间高邮人陈造在诗《赠盐城诸友》中写道,“泉脉不通海滨土,人家辘轳上鹹卤。新粳本自玉为烂,荐熟便如猩血煮。初尝已叹失香味,久食更忧戕肺腑。”高邮在西乡的上游,高邮城旁即大运河,水土自然比我们好些,陈造吃这水做的饭菜,自然觉得难以下咽。一直到民国,另一位高邮人汪曾祺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他在《寻常茶话》中写道,“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盐城。盐城真是盐城,水是咸的。中产以上人家都吃天落水。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张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烹茶用”。汪曾祺曾在盐城读过书,他在《悔不当初》一文中写过,“一九三七年暑假后,江阴失陷,我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辗转借读,简直没有读什么书”。按汪先生说的时间推测,这个临时中学可能是因战火迁至楼王塔院寺办的江苏省立第三临时中学。

西乡水有改善是海口建闸以后,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我们小时候喝的就是河水,从河里挑上来倒进缸里,拿明矾在缸里摇晃几下,类似今天的消毒。也吃过天落水,沿着茅草屋滴下来的水,有好闻的稻草味。再后来就用上了自来水。经常有人说,西乡的水产与蔬菜,比水少的地方的好吃,这是有道理的,平原的水四通八达,接上了阔达的天地之气。

六

南船北马,地处南方的西乡湖荡人家家家有船,船就是他们的双脚。民家的船也有多种,捕鱼与放鸭的就不同,放鸭的船最简单,一米多长,也叫鸭溜子、鸭梢子,还有两头尖翘翘的,中间一个小小的船舱,叫小划子、荡条(发三声的音)子。不识水性的人脚刚碰到船边,可能就人仰船翻。就像我们骑自行车车胎会坏一样,船也要保养修

理,西乡以前有不少做船、修船的手艺人。北马的速度比南船快,这样的水路也困住了人的脚步,几十里路要划上一天才能到,去上海要走上一个月,这也养成了西乡人安土重迁的思维,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看到家在浙江嘉兴的丰子恺先生宁愿舍弃火车的便利,花更多时间坐船去感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诗情,就会明白同样是水乡,生活品质的差异却是很大的。

西乡的水路曾做过海运通道。道光五年(1825),运河淤塞,江苏巡抚陶澍等奏请海运,由运河运至扬州瓜州口,交由苏北境内的船只驳运,沿泰州、兴化入盐城大纵湖、新官河至新洋港,再沿海北上。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末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在盐城设分局,开通了盐邵(伯)班、湖(垛)泰(州)班等9条航线。轮船的出现打开了西乡人的视野,也带着西乡人进入工商业文明,跑单帮兴起,洋烟洋油洋火洋布进入西乡。李副使、小阜庄、湖垛、唐桥、楼夏庄、张本、秦南仓、丁马港、沙家庄等地都有轮船码头,有的就是一间简陋的小屋,轮船停靠的地方因为水路交通的便利热闹许多,以致很多人回忆到这些地方都喜欢叫小上海或小香港,客观想想,确实有点夸张,但也是久居闭塞农村的乡民对繁华都市对便利生活的向往。

七

西乡是水乡,现在说起来很有柔美之感,但历史上西有淮泗之水压境,东有潮卤顶托倒灌,海水倒灌、干旱、蝗灾等交替往复,县志上也有“岁大饥,人相食”的记载。

西乡的诸多灾难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还是水灾。乾隆皇帝的诗《下河叹》中有“下河十岁九被涝……河臣束手无良方……”之句,可见当时的涝有多频繁严重。说到西乡的大水,民间有“东冈的大妈笑哈哈,西乡的大妈哭番瓜”的俗话。番瓜是五谷与菜蔬的代表,用番瓜是压笑哈哈的韵,串场河东地势比较高,没有水患烦心,自然就开

心了。我们有很多叫墩的地名,这些墩子多半是后来垫高的,把家建在高墩子上,为的是防止大水的侵扰。

西乡俗称“锅底洼”,西乡的低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走在高邮段的运河边就能感受到,整个高邮城在大堤下面,西乡的地势也是如此。打开光绪版《盐城县志》,上面有许多关于水灾的诗,比如,孙一致的《壬子水灾》,“沉没桑田尽,奇荒计五年。淮扬都是水,湖海不分天”。宋曹的《前异灾行》,“提儿挟女市中走,小儿换米只一斗”,诗下有注曰,“时民有以周岁儿投水者,有弃三四岁儿博一餐者,有以五六岁儿换米麦斗许者,甚至十余岁儿,止换米二三斗许”。

以前一进入夏季汛期,西乡人就开始关注水位的上漲,尤其是几天暴雨一下,天像漏了一样,氛围就不一样了。应对水灾的方式就是打防洪坝,人站在水中找桩是很不容易的,再用麻袋或草包装上泥,一层一层叠高,最紧急的时候,家家户户上阵,拿出自家的棉被、衣服、门板、木材等。一听到哪个圩子倒了,人们就慌了,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一年的收成没有了。民国二十年(1931)和1991年的两场水灾,西乡人仍记忆犹新,尤其是民国二十年的大水,逼着安土重迁思维的西乡人闯江南,包括淮刷进上海并扎下根来。

现代作家李有干、曹文轩等继续着家乡的灾难叙事,李有干的长篇小说《大芦荡》《漂流》,曹文轩的《青铜葵花》等,都有关于水灾的场景,讲述灾难对于生命的意义,以及我们如何应对灾难。随着水利技术的进步,风调雨顺成为常态,但了解本土自然灾害的历史,会让我们有天地自然的忧患意识,懂得尊重世间万物,学会和大自然和睦相处。

与水患一样因为水利技术的进步而消失的还有挑河。挑河也叫上河工,为的是清理河道或开挖新河。挑河多在寒冬腊月里,因为这时大地在睡觉没有什么农活。挑河是很辛苦的体力劳动,半军事化管理,集体吃住,大河工长达一两个

月,住在临河村民家或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没有现代化的劳动工具,拖车、铁锹和双手,靠着愚公移山的精神。也有父母这样教育孩子,“不好好学习,长大后就去挑大河。”苏北灌溉总渠、通榆河等都有西乡人的汗水,可见江淮乐地这四个字里面是有很多酸甜苦辣的。

凡事皆有利弊,水多有水多的好处,气候湿润、鱼虾鲜美、瓜果香甜,但也有让人不舒服的地方,除了前面提到的水灾,西乡梅雨季节的湿漉漉与寒冬时节的阴冷,是西乡人常常抱怨的地方,尤其是北方人梅雨或寒冬时节来西乡,更加觉得难受。北方的热与冷像北方人的性格,痛快、不拖泥带水的,这里面好像也有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意思。

八

西乡的水以河流、湖荡的形式存在着,湖荡的面积更大些,从高空看,水网密布的田野与人家,到处都是水,像人的毛细血管一样丰富。不少小河是没有名字的,西乡人叫它野河,野河里随意停着一条小破船,就有了“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清幽。勤劳的西乡人还会在上面种些莲藕、慈姑等,这条破船立刻生动了许多。即便是大河,有的西乡人在旁边住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名字,因为河太多了,习以为常了。

慢慢梳理,毛细血管一样丰富的西乡水也是能看出一些章法的。诸多的水中,大纵湖与九龙口像是西乡多情的双眸。围绕着大纵湖、九龙口的,有沙村荡、兰亭荡、九里荡、刘家荡等,水利上称两湖九荡。除了水利上标出的两湖九荡,还有三里荡、杨家荡、团头荡、缩蒲荡、西荡、莘北荡等,有些已夷为平地成了地名。

众多的河流中,最有名的是蟒蛇河,这名字真是形象,河流如一条巨蟒,西承大纵湖的水,沿途接纳无数支流,东入串场河、新洋港入海。与蟒蛇河气质接近的,还有朱沥沟、西塘河等,像书法中的行草线条,洒脱地流淌在西乡大地上,还有

点谁持彩练当空舞的气魄。从水利的角度,蜿蜒的河流能削减洪水的破坏力度。沿着蟒蛇河与朱沥河,会看到龙冈、泾口、张本、李副使、尚庄、三官、古殿堡等镇村。在这些大河之间,还有仇垛河、池沟、东涡河、盐兴界河、横塘河、盐宝河、唐刘河、进香沟、女儿河等,南北东西纵横交错,但总体方向仍是西水东流,百川归海。

河流记录着地方的风土人情。进香沟因通往淳化寺而得名,以前一到香期,虔诚的香客就会坐船从这条河到淳化寺,寻求精神的安慰,女儿河,是一位地主方便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挖的,行船至此时,内心也会升起柔软的情思。河流也记录着宏大的历史和人物。1836年,江苏巡抚林则徐租了一条民船,带了一名随从微服私访盐城,一是了解皮岔河的疏浚是否是民意,二是了解盐城的社会民情,一路来回六天,写下3000多字的民情日记,勤政为民的作风值得今天的公务人员学习。皮岔河北秦庄前的一条寻常乡村小河,没有名字,却是西乡最悲壮的河流,当地人叫月字头,也有人建议改为鲁艺河。1941年7月24日的华中鲁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丘东平、许晴、王海纹等皆牺牲于此。史料中提到师生们冲过的桥就架在这条河上,夕阳西下的时候,河面上泛着红光,这样的红光又让人想起多少年前那鲜血染红的河面。

如今多数的河成了观光步道或风光带,以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自然风光继续滋养着两岸的人家。比如,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西塘河风光带,朱沥沟和蟒蛇河交汇处的盐龙湖是盐城的碧水工程,湖四周有环湖河与其他水源隔开,旁边建有盐龙湖公园。

大
纵
湖

文化圈及其成因略说

区域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不同,而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位处大运河以东、长江以北、黄海以西、淮安以南的里下河地区就是一个既不同于齐鲁文化,也不同于江南的苏常文化,更不同于安徽的桐城文化,而是一个以水为中心的农耕文化。里下河地区地势西北俯、东南仰,从整个地区位置来看,以楼王、湖垛、兴化、沙沟、秦南、北宋庄为珍珠连串成的大纵湖地区则是它的核心部位,其他地区均在其辐射范围之内,因此,将里下河地区文化称为大纵湖文化圈并不为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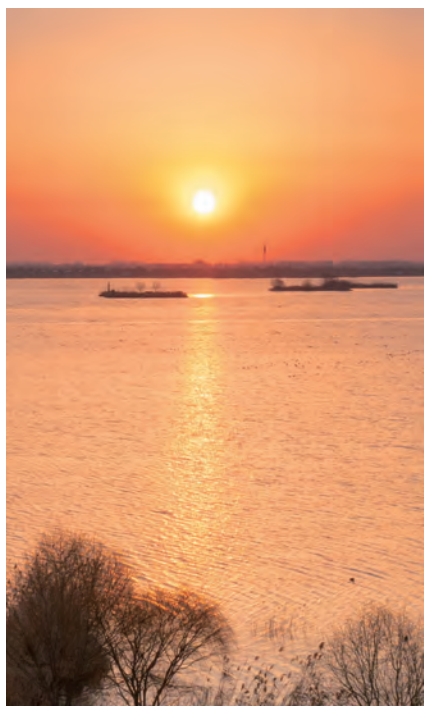
□
谢俊美



大纵湖文化圈的形成与大运河、漕运、两淮盐场有关。

里下河地区位处大运河以东,而大运河西有洪泽湖。明代,黄河多次决口,黄流南浸,清河县之洪泽村漫淹而成洪泽湖。洪泽湖淤垫,黄水从高家堰旁流东注高宝湖,结果运河水涨。“纤道里下,漕艘停滞,东堤决口”,洪水直淹里下河,而大纵湖一带地低洼,倾成泽国,一片汪洋。自嘉靖至万历年间,河臣潘季驯四任总理河道,针对黄河决口,注重治沙,疏水入海。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南巡,再次针对运河屡屡决口,任命靳辅、于成龙等人为河道总督,对运河和里下河水道进行治理。先后在大纵湖以西开挖东西塘河,一为疏水入海,二为运河辅道,便于南漕北运。据靳辅奏折,宋元以前,高邮、宝应诸湖原皆田畴,说他堵筑清水潭、深挑两隄时,“中间河底,有宋元旧钱,及砖井石街,其为民居可证。”由于,生齿日繁,耕地日少,组织民众实行大规模排水筑堤围田,经过十多年的筑圩造田,在兴化、宝应等地,为修筑运河备供芦苇草料,辟成数千亩苇田;另又因地势高低,筑成数百个大小不等、四面环水的垛田,垛田主要种植各种瓜果谷物。今日的兴化,还保有大量这样的垛田。每到春夏,垛田栽植的油菜花,金黄片片,煞是好看。在盐城,则筑成庆西、义丰、合陇、太平等十几个围堤,“每个方圆达数千亩农田”。

为了排涝灌溉,每圩建有人工管理的水闸。南龙港、北龙港、杨家港等闸就建于明代。那时的沙沟是西塘河边上的苇荡军营所在地,兵为河标、漕标,分属于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圩田筑成后,又广招各地民众前来耕种。到乾隆中叶,各圩内已是田连阡陌、沟渠纵横、烟树缭绕、“炊户万家”一片繁荣的景象。以大纵湖为中心的珍珠链城镇由此而兴。据明代《盐城县志》记载,仅以大纵湖四周的盐城西乡的寺庙就有十八个,距大纵湖五六里的淳化寺,每年前来的香客,不少来自周边等地。水利的兴修,农田的开辟,又促进了文化



教育的兴起。乡塾、乡学遍布各城镇,如湖垛的建阳书院就兴于此前后。郑板桥来北宋庄处馆均与此有关。



大纵湖文化圈的形成还与漕运有关。自大运河开凿后,一直是南北商旅的通道,明清两代更是漕粮运送京师的必经之路,并在淮安和济宁设立河道总督衙门,专门负责漕运和河道管理事宜。但运河一旦决口,或淤塞,或因战乱,南北交通顿时中断。

元末,郭子仪、朱元璋起兵淮北,张士诚称兵高邮,徐寿辉席卷江西,运河都曾一度断航。堵塞非一时完成。清代道光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大江南北,长江断航,运河严重受阻,来自两湖、江西、江浙地区的漕粮无法北运京师。这时东、西塘河就承担了运河运漕的任务,由辅助水道而成为航运主要通道。先前两江总督陶澍(云汀)、林则徐



(少穆)、陈奎(芝楣)、李星沅(子湘)等都曾组织修浚过里下河河道,林则徐还视察盐城境内的皮岔河,向民众询问盐城知县行政情况。这时塘河的作用凸显。由于里下河为产米之区,太平军又未进入这一地区(作者曾与谢建骅于2014年4月到沙沟以北、塘河边上 的官庄进行田野调查,据当地老人说,本地曾有人参加太平军,但太平军从未到过这一带;又查《阜宁县志》,只有张宗禹的捻军到过),加上清军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有重兵驻守,太平军一时也难以进入里下河地区。江宁布政使在通州设立筹饷总局,在泰州设立厘金总局,在高邮及其他城镇设立分局和众多厘卡,加紧对从江南避难里下河各州县的官商和当地人民的搜刮、勒索,创办厘金制度的钱江曾带五人去里下河各州县勒捐,被当地称为“五虎”。自太平军占领苏南和浙江后,江南人士纷纷渡江,逃到江北避难。曾任同治、光绪帝师的翁同龢的侄儿翁曾荣一家从常熟逃到兴化,翁同龢二姐翁旋华偕丈夫、翰林院编修钱振伦从东台辗转

最后逃到清江。晚清任邮传部尚书、大实业家盛宣怀一家从武进逃到盐城。当时逃到里下河地区、大纵湖一带的江南人士很多。此时漕粮“各处起解,胥取于宝应”和大纵湖四周城镇。千艘粮船载着稻、米等各类物资穿梭于东、西塘河、蟒蛇河、串场河、通榆河等大小河道,亦有从清江过闸北行,也有从新洋港出发,沿黄海北上再经渤海湾最后到达天津通州的。此时的大纵湖地区大小城镇,虽处战乱,但因漕运和外来人口激增,一时颇为“兴旺”。



大纵湖文化的形成还与两淮盐政有关。封建时代,盐的买卖是国家的专利,盐课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历代封建政府将沿海各地和四川、新疆划为不同的产盐区,并规定各省民众只能食用指定盐区的盐。据明代《盐城县志》及晏海臣编辑的《两淮盐法志》记载,明初,盐城东门二百里外还是一片汪洋大海。明清两代盐城是淮盐的主要产地。清代,“两淮盐场胥在范公堤”。我们熟知的新兴场,伍佑、白驹、刘庄、三灶、大团等地当年均是盐场。淮盐引地为两湖,江西及江苏和安徽淮河以南地区。淮盐由政府交由盐商承包贩运,盐商集中于扬州,俗称扬州盐商。盐商们用船将盐场的盐通过里下河的东、西塘河、串场河等有关河道运往各引地。盐运同样促进了里下河地区的经济发展。

河运、漕运、盐运,这三运,极大地推动了以大纵湖为中心的里下河

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形成了由运河文化、江海文化、盐文化、渔业文化、农耕文化等多种文化融汇一体的独特的大纵湖文化圈。与大纵湖相隔十多里的南龙港在清代是一个东西有二华里长街的繁华的龙华镇,直到1949年,河中还浮着从长江漂流而下经西塘河而来的江西木排。秦南镇在明末是著名的粮仓,附近的马厂镇早在明代就是专为明军提供良马的养殖场。以邻近大纵湖的沙沟为例,在塘河两侧出现了东西两部分,分别称为东沙沟、西沙沟。明代弘治年间出生的,后来官至福建右布政使(相当于清代巡抚)的万云鹏就是沙沟人,死后就葬在杨港闸地。湖垛旧称建阳,因临西塘河,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由小渔村最终升为县治(今为建湖县)。明清两代,以大纵湖为中心的里下河地区各州县更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查阅有关县志、镇志,不乏秀才、举人、进士及各类杰出人物。就清代到民国时期。其中著名的,在高邮远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近有汪曾祺等;在泰州,有何乃莹,后有梅兰芳、石西民等;在东台,有戈公振、戈宝权等;在兴化,有郑板桥等;在宝应,有李兆洛等;在阜宁,有谷超豪、滕为藻等;在盐城,有徐铎、陈玉树、陈中英、陈锡联、印鸾章、再有胡乔木、乔冠华等。出生在盐城盐都区徐庄的徐铎在乾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大学士。这些先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有些提到了,有些因他去世较早,并没有提到。这里只是一些已知的,但非常不完整。江左风流自古在,并不比江南逊色。

四

对于大纵湖文化圈,余早在20世纪90年代脑中就曾萌发过,并写过一篇《大纵湖记》来描写她一年四季的美丽。但当时总感到说成是里下河的文化圈似乎还缺点什么,人们也未必肯接受。但随着里下河地区的开发,我对以大纵湖为中心的里下河地区历史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特别是当地政府对大纵湖历史文化挖掘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在沉在水底的东晋城遗址之上复建古城,取名东晋水城。复建东晋水城,再现似锦繁华,守护精神家园。擦亮了里下河地区的文化底色,成为盐城及苏北地区的重要文化地标。还有大纵湖本土作家刘庆宝多年挖掘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故事集《大纵湖传说》和以大纵湖为背景的小小说集《白话大纵湖》等,他把大纵湖名人掌故、民间传说和民俗风情等地域文化资源,用较宽的视野和敏感的内心,按照文学叙事的节奏讲述大纵湖独特的“地域文化”,展示出大纵湖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使我更加坚定了我关于大纵湖文化圈的看法。

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认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那样,历史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随着人们对其特定历史认知的加深,最终会对其形成符合历史真实的看法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从韦毓梅到“孙兰同志”

——历史文献中的红色传奇

□ 韦定广



个黄毛丫头。

『人之初』，她却是出生于苏北水乡的一

维、人生走向孕育于清华大学；然而

清华没有忘记孙兰，孙兰的政治思

27年前的一天午后，在书房里泡杯茶，开始翻看新一期《读书》杂志(1997年第8期)，其中有葛兆光先生为其选编的《学术薪火相传—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论文选》书稿所写序文。文章谈自己如何在清华大学旧图书馆的四层阁楼上，翻检和阅读民国时期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情形；葛先生的文笔是很好的，介绍兼议论与感慨，读来丝毫不觉乏味与冗长。仔细读至第12个页码，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突然跃入眼帘：韦毓梅！

文章写道：

一九三六年，一个叫韦毓梅的中文系学生写了一篇毕业论文，研究清华大学民国二十四年入学国文考试成绩，在论文中他(她)追问道，有人总是说如今的学生，“他们已经学会了解联立方程式，他们能作解析几何的题目，他们也懂得生物学、生理学，并且很会背地理、历史，不过，我要问：是不是青年的修养就只限于这些？”

这个“韦毓梅”和后来成为“孙兰同志”的韦毓梅是同一个人吗？起初我有些不敢确认，后来根据“一九三六年”和“中文系”断定：此处的韦毓梅就是后来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孙兰同志”，即我父亲生前经常挂在嘴边、始终念念在心的“毓梅姐”！

然而，韦毓梅即我的这位堂姑，是什么时候离开苏北盐城老家，最后又怎么去了清华大学的？

她在清华大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既然是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毕业，为什么我父亲总是形容她“本是一个楼上小姐，后来却赤脚穿草鞋”？

一个个疑问如同块垒久存于胸，世事纷扰，很长时间顾不

上去仔细琢磨。未曾想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经意间的诸多文献阅读，却使我渐渐地对答案有了自己的认识；同时也正是通过诸多相关历史文献，孙兰的形象在我头脑里开始由模糊变得清晰。

从“清华才女”到“清华火种”

2012年，CHINADAILY(《中国日报》)推出了一份名为《建校百年全球典型“清华才女”》的名单，“人文、社科和艺术名人”部分第五名便是孙兰，紧随陈衡哲、杨绛、赵萝蕤等文化大家之后。“名单”介绍：教育家孙兰，曾名韦毓梅，清华“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之一，时任清华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1936年入党并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

清华没有忘记孙兰，孙兰的政治思维、人生走向孕育于清华大学；然而“人之初”，她却是出生于苏北水乡的一个黄毛丫头。

应该承认，旧中国的女孩子要能够读清华，首先家庭必须非富即贵，其次是自幼接受过比较好的现代初、中等教育，再就是本人既要聪明又要有鸿鹄之志。幸运的是，韦毓梅恰好都具备这些条件。

许多年后读父亲的自传，从中得知：盐城西乡的韦氏家族历代以诗书相传，属于中国农村比较典型的耕读人家。祠堂祖先龛两旁书写着这样一副对联：“守祖宗勤俭二字，教子孙耕读两行”。遵循祖训，韦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正道。韦毓梅的高祖为清嘉庆年间秀才，曾祖捐监生，祖父没参加过科考却也属于“读书种子”；而其叔祖（即本人曾祖）光绪十一年考中秀才，后又获补廪……到了韦毓梅的父亲，《韦氏家谱》记载：幼年聪颖过人、胸有大志，牛角挂书、孜孜不倦。原本致力于科考，后科举废，其父要求专心经营田产，然而他瞒着家人向朋友借得一百银元，只身赴北平顺利考取政法大学；毕业后在泰兴、宁波、上海等地任律师或法官之职。家族背景特别是父亲的求学求职经历，一方面奠定了

韦毓梅好学上进的品格，另外也为其成长创造了条件。

今天的盐都区秦南镇韦家庄一带，民国时期本属穷乡僻壤，韦毓梅6岁前随母居住于此。在父亲大学毕业后，全家先后辗转宁波、杭州等地，最后定居上海。韦毓梅的父亲比较开明，非但对女儿求学不存任何偏见，反而视其聪明鼓励尽可能多地接受新式教育。在上海，韦毓梅先后就读于勤业女子中学和务本女子中学；1932年7月高中毕业后，她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韦毓梅视野更加开阔，开始和鲁迅先生有所交往并受其影响。查在《鲁迅全集》第15卷日记部分，有这样的记载：1933年3月13日，“午后韦姑娘来”；1934年10月28日，“晚得韦伊兰信片”。根据考证，无论“韦姑娘”还是“韦伊兰”，和韦毓梅都是同一个人。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群情激愤、抗日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韦毓梅因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示威游行被上海南市区警察局拘捕，在经请保释放后，父母严加看管，不得自由行动。无奈之下，她于1934年夏天悄然离开上海只身赴北平，后经考试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读……由此，葛兆光先生才得以60年后，在清华大学旧图书馆的小阁楼上，如同“考古”一般阅读到韦毓梅同学的毕业论文。

在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葛先生无论学问还是见识都非同一般，论文要得到他的赏识是很不容易的。在文章中，葛先生从选题视野、主题论证、学术规范等方面择要分析这批毕业论文后，由衷感慨道：

说句实在话,看这些毕业论文,我产生的第一个感想就是,那个时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学生,初一出手,竟然有如此的水平,这不能不让今天还在教书的老师反省,也不能不使现在还在号称做学术的人汗颜。

除了知识能力、学术水平,葛先生文章中的感慨还在另外两方面:一是在国难当头背景下,这些“清华园学生”的笔端“不能不饱含感情”,其毕业论文“不能不常常越出学术樊篱,伸出头去看一看灾难深重的国家”;甚至一些论文中包含“一种绝对毋庸置疑的责任与情感”。二是由毕业论文反映出那时的“清华园学生”不但凭借勤奋和努力“积累得相当丰富”学科知识,而且还“依靠对经典的反复涵泳与体会,对问题的反复寻找和深刻体会”,获得对智慧和涵养的培养。

正是基于这样的感慨,文章非但不惜篇幅引用韦毓梅论文中的原话,而且惊叹她当时提出的问题,直至今天仍不过时,我们当代人“似乎还要追问下去”。

毫无疑问,这样的学生不但是强者而且是智者。

在此基础上,葛先生在文中又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慨:

那个时代的清华园里有如此出色的学生,当然应当归之于那个时代清华园里有出色的教师,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仅仅文史两部,就有陈寅恪、雷海宗、张荫麟、杨树达、王力、俞平伯、刘文典、闻一多。

所列举,无疑都是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泰斗级人物。韦毓梅是一九三六年毕业的,这些应该都是她的老师。然而稍许有些遗憾的是,葛先生还忘记了一位先生,这就是散文《背影》一文的作者、自1932年起任清华中文系主任的大名鼎鼎的朱自清先生!

在清华校友网上,有一位赵芳瑛女士曾经发表过《忆孙兰(韦毓梅)》一文(文章发表于2009年5月27日)。文章介绍在“一二·九”运动后,经常有大批军警闯入清华园

捕人;为躲避追捕,1936年2月29日晚上,她和韦毓梅等几人跑去朱自清先生家中避难。朱先生和师母亲切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早晨吃早点,每人还有一只荷包蛋。文章最后强调:“那晚去朱先生家,是韦毓梅的主意,她是中文系的学生。”

学生信任老师,老师关爱学生;信任和关爱不只是基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精神层面的相通相契。所以,葛先生在文章中继续感慨:“我们的知识,有赖于教授的指点,而我们的精神也有赖于教授的inspiration(激励)。”

从上海滩的鲁迅,到清华园里的陈寅恪、雷海宗、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或者正是与这些先生们的接触、交往,也或者是对这些先生们发自内心的崇拜、景仰,韦毓梅完成了对自身的人格锤炼与铸造。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本为清华学子的她,究竟是怎样走上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道路的?

一晃又是几年。有一天在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1978年10月12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孙兰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沪上举行》的报道。反复阅读那篇报道时,我注意到在给她送花圈的在京领导中,除了胡乔木还有蒋南翔、姚依林等人。胡乔木送花圈不奇怪,因为他们是老乡,而且是正儿八经的老乡(两人出生地相隔10华里左

向,发现谁在忧心国事,而不单单是埋头书本,就主动接近她。”

关于上述情况,后来我又不断从当年那些女生的回忆文章中获得更多的“旁证”。例如:

——前面提及的赵芳瑛女士在文章中介绍,她1935年夏从浙江大学转学到清华物理系,到了清华后,中文系的韦毓梅“有时来串门,还经常带些书给我,都是些进步的小册子。有一次她带书来时,我问她,‘你怎么有这么多书!’有一次,她带我去二院蒋南翔同学的住处,……地板的一角乱糟糟地堆满了书,这就使我明白了她那些书的来历”。

——作家韦君宜多次写文章提及,在1935年日本明目张胆地侵占华北背景下,“我们几个女同学成天像发了疯似地聚在一起,议论国家快要危亡的命运,唱救亡歌曲抒发内心的苦闷。韦毓梅这时已经是秘密的共青团员,她一个一个跟我们谈:‘咱们快组织起来吧’。于是,连她自己一共六个人,成为清华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

该组织在韦毓梅的作用下,从最初的六个人发展到几十人,即当时全校108名女生中的一半都成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再后来,“我们这一群就积极参与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蒋南翔传》中有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1935年《清华周刊》工作人员合影”。根据照片下方的文字说明,前排左边第一个是韦毓梅,站在中间的是蒋南翔,而后排左起第二人就是姚依林。《清华周刊》虽然是清华学生会的合法刊物,但在“一二·九”运动以前,就已经完全掌握在“左”派学生手中。

右),蒋南翔、姚依林与韦毓梅是什么关系?再后来一个偶然的机
会,读到了由方惠坚等人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蒋南翔传》,终于彻底解开了这个谜团。

蒋南翔,1913年出生于江苏宜兴(恰与韦毓梅同岁,解放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职),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3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蒋南翔之于追求进步的韦毓梅,既是学长又是政治上的领路人。

根据《蒋南翔传》介绍,蒋南翔当时接受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工委周小舟领导,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并成为该组织在清华大学的实际负责人;然后蒋南翔“又通过孙兰(韦毓梅)在女同学中建立了一个小组”——“阿平是女生对韦毓梅的爱称。……她当年是女生宿舍的一颗火种。这个人临事总是不慌忙,很有大将风度,又善于接近群众。她把六个女同学组织起来,这个小组虽然小,但是起的作用却很大。”小组在韦毓梅的领导下,不但经常通过秘密开会“进行时事分析和工作检讨”,而且更重要的工作是“研究‘突击对象’,就是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平时大家都注意女同学中的动



当时蒋南翔是总编辑，姚依林是副刊编辑，韦毓梅则担任书报评介栏目编辑。全部工作人员中，只有韦毓梅一个女生。

众所周知，如果说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那么“一二·九”运动则主要由清华大学发起和领导。蒋南翔作为当时清华大学的中共党支部书记，自然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后来成为整个运动旗帜的《清华救国会宣言》出自蒋南翔之手（《蒋南翔传》全文登载了这篇文献），是他率先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时“韦毓梅在全校，也是运动中牵头的人”（韦君宜语）。根据《蒋南翔传》，这时的韦毓梅不但和蒋南翔一样，都已经成为共产党员，而且是清华大学的共青团书记。

韦君宜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在晚年写作出版了《思痛录》一书，书中有专章回忆她和孙兰的交往。其中评价道：

我们清华大学全体革命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和民先队员，都应该永远记得她……若不是她，怎么开辟我们这一群走向前去的道路？

这样，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出结论：

主要受蒋南翔的领导和影响，正是在参加酝酿、发起和组织女生投入“一二·九”运动过程中，韦毓梅完成了从进步学生到共产党员、从业余“左”派活动分子到职业革命家的双重转变。

她，确实是一颗“火种”；这颗火种在点亮别人的同时，也不断使自己获得充分燃烧，从而变得更加赤诚与透亮。

“从楼上小姐到赤脚穿草鞋”

“从楼上小姐到赤脚穿草鞋！”这是我幼年时，父亲每谈及他那位毓梅姐时，经常感慨的一句话。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主要在这两个中国最为繁华的大都市，孙兰完成了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小学时在杭州），同时也完成了从青年学生到职业革命家的转变。平心而论，在清华大学毕业后，此时仍是韦毓梅的孙兰原本有几条路可以走：一是与同为清华女生的杨绛、赵萝蕤一样，和身边如云的才子式男生相爱结婚，志同道合一起经营文学或别的什么事业；二是出国留学（清华原本就是留美预备学校）；三是先回到上海、回到父母身边，混迹十里洋场，然后成为官太太。其时她的父亲韦维清已经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不但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而且在大学兼有教职；另外在家乡盐城还有可观的地产（分家所得，托我二爷爷代为打理）。家境优裕，再加上才貌双全、待字闺中，可以说无论走哪条路，都易如反掌。然而问题是：作为革命家的韦毓梅，作为以追求民族的自由解放为目标的韦毓梅，已经成了“党的人”！

作为“党的人”，韦毓梅在实际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特别是将一大群清华女生领上革命道路后，却突然淡出了同学们的视野。

韦毓梅去了哪里？

前述赵芳瑛女士的文章表达了这样的疑惑，她的好朋友韦君宜同样不知道。后来，我在《胡乔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中找到了答案：“一二·九”运动后，胡乔木受北方局负责人林枫的指派，

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

北平最早来上海的是韦毓梅等三人。他们是第一批,在“一二·九”运动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到了上海。韦毓梅同胡乔木是老乡。……她在复旦时的同学程天赋与方铭(胡乔木妹妹——引者注)熟悉,通过方铭,韦毓梅等跟胡乔木联系上了。

从此,韦毓梅主要在上海开展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尤其是上海妇女救国会的工作,并且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与宋庆龄、何香凝、许广平等保持联系。

然而“皖南事变”后,韦毓梅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暴露,在上海无法开展工作。于是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去了新四军占领下的苏北解放区。

对于韦毓梅来说,走这条道路的艰险与苦难是明摆着的,但从整个过程与结果来判断,她义无反顾。为了表明她背叛家庭、告别过去的态度和决心,还放弃了从父亲、从祖宗那里承继下来的姓氏,改名为“孙兰”。

“1935年《清华周刊》工作人员合影”中的韦毓梅,穿着明显是比较洋气的:皮鞋、旗袍、呢子外套。然而到了“孙兰”,则是“面目全非”了。

她的故乡,即从小生活的盐都秦南一带,当时属于苏北解放区范围。据说一次随部队路过家乡,有人认出了行军队伍中的韦毓梅(这时应该是“孙兰”了),一条天大的新闻迅速传播开来:“清二老爷家的毓梅小姐赤脚穿草鞋,混杂在一帮男兵中间!”“清二爷”是指她的父亲韦维清,因排行老二,故乡人尊称为“清二老爷”。有一个幼时和她十分要好的堂妹初听此言,有些不敢相



信,竟然步行几十里寻摸至部队驻地,试图一探究竟。经别人带领,真的在队伍里找到了朝思暮想的堂姐。然而,站在她面前的堂姐已完全不是旧时模样:蓄短发、戴军帽、身着灰布军装,缠绑腿、穿草鞋、腰插手枪……由此,才有了我父亲终其一生的感慨:“从楼上小姐到赤脚穿草鞋”!

仔细想想,用父亲的这句话来形容孙兰身份的转变,真是既形象又点到了事情的本质。

如果说父亲或乡亲们的口述或许带有某种添油加醋的成分,那么,图书馆里尘封70余年的《密勒氏评论报》,则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孙兰”:

她是一位矮小但富于吸引力的女子,如果她穿起别的服装,简直可以装扮成美国高等女学校里的老师,再不然也可以假冒世界上任何大都市里的职业女性或女企业家。然而此刻,她穿的是新四军的制服,黑色短发被精致地拢在蓝色的士兵帽里……


《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的创办人是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TF·Millard),这是一份1917年6月创刊于上海的英文报纸,以报道和评论中国及远东的政治经济时事为主,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当年埃德加·斯诺对延安的采访首先就是刊登在这份报纸上。早就从

父亲口中，知道此报当年曾经登载过一篇对孙兰的专访，并且传说这位记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史沫特莱。其实这是错误的。几年前我已意识到这个错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使我知道在1946年前后史沫特莱并不在中国。那么，作者究竟是谁呢？后来，费了很大的努力终于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份珍贵文献。出版日期是1946年2月9日，题目叫作《为红色中国女权而工作的孙兰县长》(Magistrate Sun Lan Works For Women's Rights In Red China)。文章明确标明作者是Edward Rohrbough，而非史沫特莱！

孙兰到了苏北解放区，不但是脱离优越的家庭生活环境、远离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而且告别了以往她所熟悉的知识分子“朋友圈”。起初作为新四军队伍中的一员，每天出操行军、参加敌后游击战争；1945年10月出任淮安县副县长。根据文末“明天是圣诞节”一句判断，记者做采访的具体时间应该是1945年12月24日。这时，“孙县长”上任才两个多月。

文章开头是对孙县长工作环境与工作对象的描写：

县政府门前的天井里挤满了成百上千的老百姓，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判决一个姓高的死刑。老太婆们穿着满身补丁的斜纹布棉衣，围着样式古老的黑围巾，许多衣服破烂的残疾人也一瘸一拐地挤到天井里，手举“杀死汉奸”的小纸旗。年轻妇女粗糙的手上满是因为田野工作产生的疮疤，她们也都挤在一起；还有不少的小孩也和父亲、母亲或者祖母站在一起。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跪在县长的身边苦苦哀求着，要求立即枪决那个姓高的……



她，确实是一颗“火种”；这颗火种在点亮别人的同时，也不断使自己获得充分燃烧，从而变得更加赤诚与透亮。

破衣烂衫、蓬头垢面，乱糟糟、闹哄哄……这样的场景，几乎使人联想到某部电影中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众审判的情形。

“年轻的孙县长能够镇住这样的场面吗？”

记者表示这样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要知道，她当时年仅32岁，洋学生出身，并没有多少与贫苦农民打交道的经验。当然，关键在于如何解决问题：是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在群众的叫喊中立即将声讨对象一枪毙了；或者像中国土地改革时期广大农村普遍采取的做法，当场将地主恶霸式的人物乱棍打死？孙县长的做法充分显示出她的文明和教养：

你们“到这里来”，是因为“相信咱们的政府”；既然相信政府，“那你们就应该明白政府一定会用公平合理的办法来对付姓高的”。首先，“这是民主政府，你们到政府跟前来申冤，这是你们的权利。现在你们就告诉我，姓高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一个接一个声泪俱下的发言之后，天井里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吵嚷声：“杀死他呀！就是今天呀！”群众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与之相比较，孙县长的理智与冷静似乎有些微弱；另外，她的声音也不够大。然而她的立场是很坚定的：她告诉群众，接下来政府要确定一个日子，让老百姓选出代表来和这位姓高的当面对质，并要递交报告人民群众冤情的详细诉状；“当审判时间

到来时,老百姓也要准备出庭”。她说完后,“群众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就是喝彩叫好”……

民主、公平、权利,申诉、开庭、判决——完全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办事规则与方法。在这里,不但体现出了孙兰所受教育的背景,而且多多少少也有她律师父亲的影响。文章提及“她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是北平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记者关注的重点是“女权”,即通过孙兰本人成长经历及工作情况,彰显“红色中国”Women's Rights(女权)实现得如何。在文中,记者显然是将“孙县长”当作妇女解放的典范:“孙兰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旅行过中国的许多地方,而且她父亲是中央政府司法机关的官吏,因此在许多地方学会政府中的工作。以后在上海和北平,又亲身经历过许多次为争取中国妇女权利的斗争。”另外在文章中,孙兰告诉记者:“当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了解到很多美国民主生活的情况以及美国妇女的进步程度。清华是一所美国式的学校,采用美国人的观念办学。我相信美国妇女应该会有举动,敦促杜鲁门总统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读到这里,我禁不住深深地为我这位堂姑抱憾:

她似乎不应该跑到苏北解放区,至少应该和燕京大学毕业的龚澎或者同为清华毕业的乔冠华老乡一样,要求到重庆去,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再不然,也应该向同是清华毕业的胡乔木老乡以及闺蜜韦君宜学习,到延

安去,在中共上层做理论宣传工作。

然而,她最终选择了投笔从戎(据说孙兰之“兰”,即效仿“木兰从军”之意)、选择了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县长任上,她曾带领5000多民工奋战43天,疏通淤塞的河流,减轻水旱对淮安人民的威胁;全力组织生产自救,实行以工代赈,帮助43万淮安人民度过1946年春荒;在1946年10月主力部队撤离后,孙县长又兼任民兵总队长,领导当地武装力量与敌人长期周旋在黄河故道两岸……

据说我的那位叔祖父在得知孙兰当县长的消息后,充满鄙夷地说了一句:“哼,只值六块大洋(指月薪)的县长!”

当然,她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

记者在文章中写道:由于几千年来,中国妇女总是处在被歧视和奴役的地位,人们原本对孙县长是不信任的,特别是存在很多偏见。孙兰承认:由于各种世俗偏见的存在,女性就必须工作得比男性更好才行。但经过坚持不懈、卓有成效的工作,“到了一九四五年的夏天,人们的偏见终于完全消除了。这年,她当选为新四军区域选派到延安去的代表,并且是同行10名代表中获得选票最多的一位。”(后来因为日本投降,新四军急于要和国民党做斗争,而没有成行——作者注)

当然,或许正因为重庆的《新华日报》翻译转载了这篇采访,周恩来记住了她,以致1964年在上海的一次见面中,亲切地称她为“家乡的父母官”。

从“红色女县长”到上海市教育局局长

熟悉的人都知道,我这位堂姑的最后身份是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去世时年仅55岁!父亲每念及此,都会连声叹息:“可惜了!可惜了!”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有大量高校毕业的知识分子背叛家庭、投身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阵营。但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继续其擅长的思想



理论或文化宣传工作；
甚至有许多年轻女性，
很快或主动或被动地成
为“首长夫人”。像我堂姑这
样深入最底层并担任地方政府
职务，不能说仅此一人，但肯定属于凤毛麟角。或因此，“女
县长”不但声名远播，而且也成为“孙兰同志”一生最为闪亮的
“名片”！

韦毓梅在成为“孙兰同志”后，先是如上所述，在新四军控制下的根据地工作，在此期间不但以其脱胎换骨、艰苦卓绝的奋斗，赢得上级领导和广大基层群众的认可，而且收获了爱情、婚姻和尝到了初为人母的滋味。丈夫万金培，涟水大东镇人，师范毕业，长期在苏皖边区领导对敌斗争，并曾任盐城地委书记。全国解放后，孙兰回到她所熟悉的教育领域，曾分别在江苏南京和安徽省教育系统做领导工作，万金培则在安徽省委省政府任职。两人主要因政治原因分手后（万金培在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审查中，被错误地定性为叛徒），孙兰接受上海市市长陈丕显的建议，带着三个孩子，转沪上任市教育局副局长、局长……

无论作为闺蜜还是革命的“领路人”，作家韦君宜都有理由对韦毓梅予以格外的关切与同情。1936年后天各一方，最初仍有书信往来；再后来由于战争等原因，就音信全无。

“解放后，……她来过北京，见过我们这些老战友，匆匆一面，详细情节就没法细问了，……只知道后来在上海，……离了婚，她依然又成了单身，自己带了三个小孩，和一个老保姆一起生活。”1978年秋天“我到上海，阿平（韦毓梅在清华写文章时的笔名——引者注）的追悼会刚刚开完，没有能赶上。我不知道他们在她身后说了些什么，打听了一下，大致是说，这位女教育家工作挺好。”

是啊，她的确工作得挺好：

在上海教育局局长任上，“孙兰同志”不主张在办公室里处理日常事务。为此，她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几十个联系点，每年都定期到点上调查研究、现场办公；每年都要几次深入农村考察调研当地的教育，有时一去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有一次去偏远的金山县，当时市区还没有直达金山的汽车，她就乘船到朱泾镇后，冒着大雨和踏着泥泞的小道，深入基层了解情况。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抵制当时教育系统流行的许多庸俗化或形式主义做法，她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教学工作的几点意见》以及《中小学工作条例》《中小学生守则》等一系列文件，强调学生必须以学为主，主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方针；即使面对各种反对甚至“追究政治责任”的声浪，她也丝毫不为所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党

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例如在局内用车问题上,她强调必须优先满足党外副局长的需要;有时实在安排不过来,她自己主动乘公共汽车外出开会或工作。经常与知识分子促膝谈心,打消他们的各种思想顾虑,并且经常用自己的薪水帮助生活有困难的老师……

解放后几十年如一日,始终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甚至健康。时至今日,许多上海教育系统的老人们仍然记得她并深深地怀念她。然而长期以来,却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辉煌闪亮的过去,尤其是很少有人详细知道当年韦毓梅在清华园曾经给人们那么深、那么不平常的印象。

在《思痛录》的悼念文章中,韦君宜深深地为之抱屈:

想一想当年清华园的韦毓梅同学吧:她是点燃整个清华园女生革命热情的“火种”;作为才女,是《清华周刊》编辑中唯一女生;带领女生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具有“大将风度”;是著名“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何等的倜傥风流、何等的英雄本色!然而这一切,“似乎很少有人详细知道”……

再想一想会见外国记者时的“孙兰同志”吧:韦君宜在1990年读到了《密勒氏评论报》上那篇英文报道,“这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位中国女县长。她很有学问,跟外国记者谈国际形势和中国解放区的政策,使外国记者看到中国妇女果真有人才。”就是这位当年在外国记者面前大谈“红色中国”如何重视妇女解放,并且正在努力为中国社会底层的妇女权益而工作的“孙县长”,为了信仰、为了所追求的事业,“她把属于个人的一生幸福,全部都贡献出来了”……

如果仅从个人利益考虑,完全不需要参加

什么革命。然而为了这个革命,作为“党的人”,她不但背叛了家庭、背叛了她原本所属的那个阶级,而且舍弃了本属于个人的一切。1949年后,无论在江苏、安徽还是上海工作期间,都尽心负责到呕心沥血的地步,特别是长年带病奔波于上海各城市街道与乡村田野;生活之俭朴、对子女要求之严格,简直近于苛刻……

在韦君宜的《思痛录》书末,有一篇她女儿杨团写的《成书始末》,其中谈到:

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唐先生“曾亲口告诉母亲(指韦君宜——作者注)和我,他在美国接触过许多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美国教授,不少人是当年清华、北大的学生。当谈到‘一二·九’运动前后那段历史,这些教授们告诉他,他们当时在学校充其量只是二流的学生,真正一流的,在学校拔尖的全都投奔了共产党……唐先生走后,母亲和我谈了很久。谈到他们的许多‘一二·九’老同学,早年牺牲的黄诚、王文彬,还有孙兰(韦毓梅)——那个被母亲称为‘我们的阿平’的敌占区红色女县长……”

堂姑如果还健在,整111岁高龄了!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社会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堂姑韦毓梅即“孙兰同志”非但没有被人们遗忘,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用各种方式回忆、怀念或悼念她。例如在家乡就建起了一座“孙兰生平陈列馆”……

最后,套用《成书始末》一文中的结束语结束本文——是的,历史是世代代的牺牲者用血肉锻造的,然而以孙兰(韦毓梅)为代表的那一个群体却用旷古罕匹的特殊的牺牲,铸成了一页当代最沉重的历史。🔴



1

似乎,唯有走马,方不负这座作为古盐渎核心区的城市。一个盐字,依稀可见曾经的商贾繁华;而一个渎字,则水韵淋漓尽致而出。二字合璧,排空而来一幅泼墨写意:岸边的少年垒灶煮盐,水畔的女子浣衣生火,刚柔之间,顾盼生姿。枕河人家的生活静好,沿千年光阴踢踏而来。是的,千年烟火不绝不辍,馈赠的是,一座韵味绵长的古邑,一座生龙活虎的城市。

2

一座座村庄,手挽着手,并肩站在西乡壮硕丰腴的泥土地上。眉眼间,满是桃花的妩媚,草莓的烈焰,葡萄的醇甜,秋蟹的肥美,稻谷的清香。苏北平原的秋天,大地辽阔,高阳朗照,稼穡蓬勃,你尽可取出粮食和蔬菜,喂养生活。高架蜿蜒若翻龙,蟒河逶迤似绸带,热烈的生活从城市弥漫到乡村,氤氲进万家灯火,托起一个个五谷丰登、五彩斑斓的梦。

3

“纵”有千种风情，“晋”是万般美好。水缔造城，城涵水养，在盐都西南一隅，联袂辟出一方水乡泽国。这一湖侧卧，静影沉璧，鸥鹭点点，蒹葭苍苍；这一城横亘，亭台轩榭，步步成景，蕴天光云影，藏建安风骨。湖城唇齿相依，成就的是，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之美。

4

一座草房子，生长故事，生长童真和善良。桑桑的悲怆和抗争，油麻地小学里的悲欢离合，时代飞速向前的车轮下，草房子早已幻化成一个遥远的生存记忆。我们看见无数的孩子在欢笑和奔跑，并在一朵风中摇曳的黄雏菊里，感受到了生命的茁壮和伟岸。耳畔兀自响起，清脆的打铃声和朗朗的读书声。

5

我要请你来看看秋日的蟒蛇河。沿静谧的生态廊道走走，看它热烈而夸张的色彩，看一只白鸟羽翼掠过水面时留下的涟漪，看鱼儿跃出的欢快。看古老的村庄旁，一串串金黄饱满的谷穗。就像探望睽违已久的老友。斜阳照村落，陌上牛羊归。大河边，村庄林立，传统根深蒂固，生命顽强不息。城里的人们来此露营，村庄的人们向城市迁徙。田园梦和城市梦，在蟒蛇河畔擦肩而过。生存方式的交换和流动里，是“生活在别处”的寻觅，也赋予这座城市别样的繁华和生机。

6

某文友告诉我，“读上·老西门”这个名字，源于他的灵光乍现。我得意着他的得意。因为，这个泛着水汽、氤氲古意的名字，是一座城市古老时光的浓缩，也是一个地标性网红街区的开篇。一栋栋民国风情的建筑，是凝固的艺术；一个个烟火气的小摊位，是夜生活的标配。漫步于沸腾街市里，你会梦回，会恍惚，会不知今夕是何年，会想到灯火可亲，人间有味。



7

是的，只要时间允许，我愿意一个人，走进这座城市的寻常巷陌。用心，体验凡夫俗子的幸福；用眼，摄入芸芸众生的点滴。比如，在楼王的村子里与群众攀谈，在盐读街道的社区里同干部交流，在高新区的企业里同工人在食堂就餐。他们，是这座城市拔节生长的营养师。或者，夜幕降临时，到福裕路路边摊品尝一碗凉面。大快朵颐的畅快里，溢出了生活的小确幸。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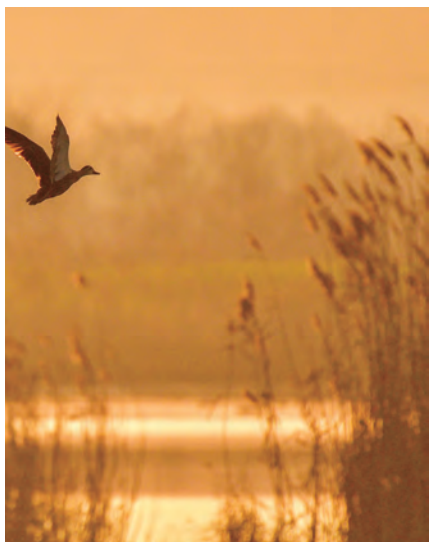
走马盐都，不只观花，也观人，观世界，观自己。像一粒石子丢进生活的海洋，试着把自己丢进城市的犄角旮旯，让烟火人间熨帖身心。台风频频的季节，开元路上枝头渐黄的树叶，每天都会吹落几许，告诉我光阴时刻都在奔跑着向前。晨光夕照里步履匆匆的人们，学校门前如笋新生的孩子，这些城市里鲜妍明媚的底色，每天都有新的创造，新的成长。我希望拥有一双如炬慧眼，记录下日日如新的生命，也为自己摄入生活的养分……

“私来倚栏一怅然，芦花满空如柳绵。”每当读到这些古诗句，总心有感慨。是的，这对于生活在人称“水乡西荡”的我来说，对昔日初冬时节的“芦花满空”，有着太多的感受。

我的家乡是个沟河遍布的水乡。昔日，在村子西面不远的地方，有一道防洪大堤，堤外就是一片无垠的芦苇荡，俗称“西荡”。它南接杨家港荡，北接龙港荡，西接兴化市的王庄荡，多荡相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芦苇荡区。

初冬时节，芦苇成熟了，由青变黄，站在大堤上，芦苇一片金黄，在阳光的照射下，十分的炫眼。西北风一吹，芦朵摇曳，芦花就像是长大了的孩子，离开母亲的怀抱，飘飘悠悠，成了独闯世界的游子。到处芦花飞舞，如絮似雪，遮天蔽日，不断有芦花粘在身上，吻着脸庞。此时，芦荡里伴随芦花飞舞的还有成群的野鸟，及“嘎嘎”鸟鸣的伴奏，是在为浪迹天涯的游子芦花壮行。

冬季，是芦苇收获的时节，那时，水乡人忙完了庄稼的秋收秋种，又马不停



□ 谢建骅

芦花飞舞的时节

蹄地摇船去村西的芦苇荡里收割芦苇了。

那时，我已是生产组里的一员生力军，这样的农活自然少不了我的。早晨，我们摇船去西荡刈芦苇，中午不回来吃饭，早晨出去时就将午饭带去了。傍晚时分，我们便摇着满载芦苇的船儿晚归了。夕阳西下，晚霞满空，水乡尽染，此时的河面上，也是最热闹的时候，大大小小船只向着炊烟袅袅的村庄晚归了，打鱼船、运肥船、农用船、运苇船、帆棚生意船等，舟船尾随，犹如船只的大聚会。河面上，芦花飞舞，桨声“欸乃”，木橹“啾啾”，竹篙“吱吱”，船头水流“哗哗”，声声悦耳，那是水乡人晚归时的欢唱，橹棹旋起的一道道圆涡，是水乡人晚归欢乐的笑靥，多美的一幅水乡晚归图啊！

芦苇的收割要持续一个多月，收着收着，隆冬来临了，河面封冻了，船儿不能运载芦苇了。但刈芦苇还不会停，这时水乡人就在冰面上溜到芦苇荡里刈芦苇，把刈下来的芦苇，堆在河滩上，等到天暖化冻时再运回。

芦苇收获的季节，也是水乡人最担心火烛的时候，那时家家住的是草房，门前屋后堆的尽是大大小小的芦苇堆，冬季，天干物燥，容易发生火灾。那时村上都要安排人打更守夜，“日日防火”成了水乡人家的第一要务。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家乡的水土滋养了芦苇,芦苇为水乡人的生产生活提供了资源。芦苇收获的时节,也是水乡人家最忙的日子。家家门前堆满了生产队分得的芦苇,像小山似的堆着。有了芦苇这天然的材料,水乡人用来编芦帘,编织各种芦苇制品,搞经营,芦苇制品卖出去了,家里有了收入,生活改善了。那时,家家都编芦帘,这是水乡里的一项产业,一年中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那时,入冬后,我家也几乎天天开夜工搓麻绳、编芦帘,家里以前住的“青砖斗子墙”瓦房,就是当年通过年年编芦帘而积累的钱建起来的。那时,巧手的水乡人,把芦篾编织成篮子、畚箕、芦席等各种芦苇制品,一是家用,再则拿到集市上去卖,卖得了钱,换回了家里的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再扯上几块花布,为家里的大人小孩添置新鞋、新衣,这对水乡人来说是多么开心的事啊。水乡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收获的芦苇一根根地编成了芦苇制品,也是在编织着自己的美好生活。

多少年来,芦苇作为水乡的特产,水乡人以芦苇为资源,以西荡为依存,发展生产、生活,发展经济,代代赓续,生生不息。芦苇为水乡人贡献太多,水乡人也以有芦苇而骄傲。

而今,秋去冬来,昔日村西的芦苇荡早已荡然无存,被开挖成一块块成片的精养鱼塘、蟹塘、虾塘,成了村上经济附加值高的养殖示范区。走进西荡,到处是机声隆隆,人欢鱼跃,虾硕蟹肥,如今的“西荡”已成为水乡人发家致富的聚宝盆。

村西的芦荡消失了,但水乡人对芦苇仍是那样的依恋,现在水乡里的河浜处,沟塘边,河汊旁,到处都长满了一丛丛秀丽的芦苇,初冬时节,村子里依旧芦花飘飞,那是水乡里丰收的喜讯。喜欢怀旧的老人们,将儿媳他们从河浜边刈回来的芦苇,或编芦帘,或编织成各种芦苇制品,以便家用,馈赠亲友。更多的是对过去生活的怀旧,对芦苇的怀念。🍷

芋头情

□ 王洪武

到菜市场买菜,眼光动不动落到摊点的芋头上。

老家就居住在苏北里下河水乡,沟河纵横,多园田,是长芋头的好地方。父母就曾种过芋头,故我对芋头有着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

记得我读小学,要跑到几里远的邻村去。早上喝两碗稀粥,捱不到中午。母亲经常早起像烤山芋那样,干炕些芋头仔儿,让我放进书包,边走边剥皮儿吃了当早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年开春家中米缸见了底,幸亏父母冬贮了一笆斗芋头,匀着烧些芋片、麦片糊,使全家人才得以度过这“黎明前的黑夜”。

芋头,近乎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哩!

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就栽培芋头(又叫芋艿)。我爱芋头,不仅因为其多淀粉,能当粮,味道也好。芋头烧肉烧鸡鸭,好汁水全被芋头吃了。我们再吃它,既无肥肉的滑腻,又无瘦肉的纤维,更无骨头的干扰,又烂又鲜,到嘴到肚,讨尽便宜。将芋头切成碎块,伴以肉丁、虾米,糊成羹,更鲜美可口。苏轼曾作诗赞曰:“香似龙涎仍酿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齏脍,轻比东坡玉糝羹。”

芋头食用方法很多,可煮、可蒸、可烤、可炒、可烩、可炸。入菜谱,上得了厅堂。例如:冰糖芋、排骨蒸芋头、芋头蛋糕、芋头扣肉、红烧芋头、香芋饼等,荤中带素,雅中有俗,贵宾也疯抢之;家常芋头烧豆角、烧青菜,当咸又当饱,老小都喊好;做成各种各样的零食,像芋粿、芋丸、芋条等,儿童更是喜之不已。可谓百吃不厌,没齿难忘。

芋头耐贮存,买一次能吃上一月有余,省得天天提篮子奔菜场。


芋头的功效主要有开胃生津、消炎镇痛、补气益肾,能治胃痛、痢疾、慢性肾炎。它性平味甘,具有散结、宽肠、通便作用。

买芋头应选择结实的、没有斑点的、抓在手上重实实的。重量轻的,表示水分少,切开来肉质细白,表示质地松。芋头外形不要有烂点,否则切开一定有腐败之处。芋



头切开的汁液如果呈现粉质,肉质则香脆可口;如果呈现液态状,肉质就不那么蓬松。

农民种芋头可不容易。这玩意怕水又爱水,受涝便萎了,受干又枯了。它的“床铺”最好是黏质土,并置在靠水的高圩上。每天都要浇一次水,芋头根还要用水草围上,以保持水分。小时见父亲每天一早便水舀子一扛,去给芋园斛水,暑热,中午还要斛一次。长长的竿柄,一瓢水一臂能斛二三十米远,水儿落到芋叶上发出嘭嘭嘭地清脆响声,随之,汗水也湿透了衣衫。所以农民们说:“芋头芋头,每天都要遇头!”懒人是长不好芋头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丰收时节,当您将一颗颗像老母猪叮着一窝仔猪的母子芋刨出地面时,心中那个高兴劲,就甭提啦!

从我记事始,家中父母乃至我现在,每年都像“护神”一样,冬贮一些芋头留着过春节,传说过年吃芋头会遇好人。这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年年岁岁,此事我从不疏忽,好人确实遇到不少,但坏人、不顺心的事也未能幸免。不过,如今生活条件好了,荤菜吃得太多,对健康很不利,特别是逢年过节,伴些芋头等蔬菜,亦实在是必要的。 

放了寒假,满世界都是我们的了。

供销社是最兴旺的单位,门口开阔的场地自然也是我们幸福的舞台。这里只有娱乐的孩子,只有欢快的笑声,只有温暖的时光。我们一起抽“黄牛”(木制陀螺)、滚铁环;一起拍洋火壳子、香烟壳子;一起靠瓶盖子和玻璃球“占山为王”,两个游戏一样玩法,都是这边划一道线,那边挖一口“江”(地上掏一个圆圆的塘口),从边线这边谁打出的瓶盖或者玻璃球离“江”最近,就由谁先进“江”,然后向其他玩伴发起攻击,最后胜利者可以稳坐“江口”,优哉游哉当“皇帝”,在伙伴们面前大大地满足一下自己小小的虚荣心。

此时,一年之中鲜见的各种玩具买卖也都涌到了这里。这边有一个老头,前面面盆里盛着水,放着几十个陶瓷的蓝色的鸟,老头捞起一只水鸟,放在嘴里吹着,水鸟便发出奇怪的“咕噜咕噜”叫声,却一点都没有二蛋子掏来的鸟儿叫得清脆。那边有一个四五十岁的汉子在吆喝着卖“十八翻”,随着手里竹竿不时地抖动,变幻着千奇百怪的花样,远远地也看得我们眼馋,可是因为没钱,只好躲在一边继续折“裤子”和折“猴子爬山”玩,似乎也自有一番趣味。

下午,供销社旧货收购门市门前,废品已经堆得满满的,最多的当然是楝树果子。听说是回收去做肥皂。几天前,我们庄上几个孩子也出去折腾了一天,跑遍了庄前屋后,打的打,捡的捡,拾的拾,也从楝树上打下了仅有的一蛇皮口袋楝树果子。过完磅,从收购员手里取过钱,却不够一人买一只“十八翻”。于是只好合伙买了两本小人

孩提天空


□ 顾仁洋



书,蹲在墙角一起翻翻。

供销社与农具社接壤的地方,是供销社的仓库和宿舍区。砌成的门柱上写着一副对联,是老人家的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可是当时因为有繁体的字,并不完全认得。傍晚的时分,我们附近三五个小伙伴都倚在门柱边,闻着路对面供销社加工厂里飘散过来的阵阵油香味,站在门柱旁“守株待兔”。供销社已经开始昼夜不停地加工倮子和大糕了,加工好的倮子和大糕什么的必定从这里进入仓库。所以,可以乘着夜晚临近,当工人们挑着倮子经过时,从后面一掠而过,顺手将箩筐里堆得满满的食物拽来两把,解解馋瘾。因为还没有过秤,工人们也会睁只眼闭着眼,让我们偷尝一饱。只是不敢拿大糕,因为大糕一条足足一斤包装,目标太大。假如谁胆敢“不知好歹”,必定会招来挑工的一顿臭骂或痛打。

夜渐深了,嗅到了远处棉籽油炸肉圆的浓香,还有涨灶饼、炒瓜子的年味,终于想起了回去,还想起了一定要向母亲讨要一件黄的卡褂子做新年衣服,于是乘着夜色飞也似地跑回家去。

寒假里,孩提的天空,漫漫寒冬已经消失得杳无踪迹,唯有艰苦岁月里的率真、单纯和童趣,犹如年味一般悠远飘香。 

家乡柴草 成美忆

□ 刘克强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重要，烧草也重要，这些俗语，耳熟能详。

我的老家顾家庄是盐城西乡最边远的一个小村庄，地处水网地区，小时候我们那里交通殊为不便，显得有些偏僻落后，然而她却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无种金苗芦苇荡”，说的就是我们顾家庄的一个重要特色。顾家庄不仅有千亩粮田，庄子西边还有 2000 多亩柴草滩（芦苇荡）。

芦苇浑身是宝，柴草荡就是聚宝盆。我们家乡芦苇的叶片，堪称高等粽箬，名闻遐迩。每年端午节前，盐城鱼市口、登瀛桥下来自我们顾家庄小木船运来的粽箬以其叶阔、色翠、味

香而倍受青睐。因为地力肥沃，芦柴总是长得挺拔苗壮，收割下来大部分都被选为砌屋打笆的建材和各种各样的编织材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家编柴箔子、织蓆子，做折子，年产二三十万件，有较好收入。这些以芦柴蒲草为原材料的副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而更重要的是柴草进入市场，便成了商品，一船又一船的柴草运到湖垛、运到秦南仓、运到盐城柴草市场，甚至运往江南，很是热销。同时，柴草还能兑换粮食和各种物资，简直就是硬通货。

柴草作为烧饭的燃料更是功莫大焉！柴草收割下来以后，择整齐的、粗壮的，用于编织或外销，剩下的柴滩脚草都是烧锅煮饭绝好的柴禾。小时候，我们吃的大灶饼都是用这种柴滩脚草烧制的。这些柴草，特别是红茅荻子脚草烧起来火旺、火匀，火候便于掌控，做起来的那种大灶饼背面的疤子黄灿灿、脆蹦蹦的，有点微焦，一咬就发出“嘎嗤”“嘎嗤”的声响，又酥又香，吃起来味道好极了。而这种大灶饼，只有用这种柴滩脚草来烧烤，才有这种效果。

因为我们顾家庄是粮丰草茂之地，比起单纯种粮的高田地区，条件要优越得多。那时候，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或几个柴草垛，很受高田地区人们的羡慕。要是哪家柴草垛多一些、大一些，就是儿女谈婚论价嫁的底气也会更足一些。那时候高田地区与我们荡田地区做亲的情况很普遍。亲戚之间礼尚往来，无非就是粮草鱼虾之类的交换吧，很热闹的。记得有这么一句话：“高田上人有多刁，斤半饽子包两包，又想鱼吃吃，又想草烧烧。”当然喽，这是调侃，但也说明柴草有相当的价值。

那时候，给亲戚家送烧草是常事，记也记不清了。但是有一次父亲带我上船给舅舅家送柴草的事却记忆犹新。那是 1950 年腊月的一天，快到过年的时候，舅舅一家六口人正为烧草紧缺而犯愁呢。有句话说：“吃饭在三月里，烧草在腊月里。”那年舅舅家的麦秸草、稻草半年不到就烧完了，到了冬季，麦田里的稻草桩子也被拾光了，年关在即，烧草问题十分紧迫。那天，我父亲把家里几十捆柴草约七八担，刚好装满一船，中午开船，晚上八九点钟送到沿河北郑沟舅舅家，“雪中送炭”，舅舅一家感动不已！有了这一船草，舅舅家锅屋烟囱上立马升起了袅袅炊烟，年味也随之弥漫开来！



《知青小屋》(中国画) 作者:袁坚 作于一九七七年元月

知青小屋的故事

□ 袁 坚

前两年我们知青组几个老友去苏北回访，临行前告知了当年还是娃娃的现任的大纵湖镇三官村村书记。电话里我突发奇想，对他说：“能把我们现今尚在的知青小屋收拾一下，铺几张土床吗？我们就想在那小屋里住下。”村书记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你真的假的？哪家不好住？要住那脏不拉叽的屋？那屋子几十年不住人了。”村书记毕竟是村书记，随即他就领悟了我的用心，哈哈大笑起来：“你真想得出来！如你们真想住，那我就去安排人收拾。”我知道，凭我们知青与他的关系，他果真会去这么做。再转念一想，算了算了。我轻飘飘一句话，弄得他们兴师动众，好意思吗？

想象下，假如我们真的又住进 50 年前插队的小屋，点着刻意准备的油灯，坐在土砖搁的稻草床上，吹着口琴，唱着当年的知青之歌。那会有多么的恍如隔世之感！

想当年，生活在这个草房里多么的艰辛，我们插翅都想逃离。而如今却又念念怀想这个留下青春印记的地方。人的情感真是复杂又奇特。

思绪又飞回五十年前，眼前就像有一部历史黑白电影在放映，随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激情嘹亮歌声，咔嚓一闪，亮出了片名：《知青小屋》。

……

这是一个偏僻的苏北村庄，本是与我八辈子也沾不到边的地方。然而命运的轨迹却让我在那里停留了数年之久，且从此让我一生的梦牵魂绕，难以忘怀。这一切都缘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

1969 年 1 月，满载着我们知青的船队从无锡开拔，经过两天三夜航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时公社各大队来接收知青的农船早已等候在河边，随后各大队按名单领人，命定的小船载着我们十一位知青驶向了一个陌生的村庄。

当我们来到落户的大队时，受到了社员们的夹道欢迎，此时喷呐奏鸣，爆竹震天，场面十分热烈。这时一位四十来岁的干部讲了话，一旁的人告诉我们，他就是大队的胡书记。站在无法预知的命运转折处，我自然不会想到，在茫茫人

生途中,这位面目和善、睿智的长者,日后他就是倾力帮助我的贵人。当然这是后话。

当时政府给我们知青每人有200多元的安置费,用于建房及购置生活劳动用具。因时间匆促,队里来不及为我们盖屋,就先安排我们六个男知青住一间村民的草屋。那草屋还是一对村民准备结婚的新房,我们一看全傻眼:泥土墙、茅草顶,地面也是夯实的泥土地,这算啥子“新房”?让我们惊掉下巴的是,大门竟然是用坟墓里刨出的棺材板做的,门板上黑黑的痕迹显然浸湿过尸骨的污水。好在知青百无忌,夏天我们还卸下门板,搁在屋外乘凉,大家还争着往那棺材板上躺。

在这老乡的新房里我们住了一年,第二年春天村里就为我们盖了个知青小屋。那时苏北农村的房子都是草房,草房没有墙基,没有一砖一瓦,墙身是用挖得很方正的大泥块,晒干后垒砌成墙。屋顶是稻草,糊上烂泥,一层层地铺上去。我们知青屋与众不同的是,草顶虽是稻草,但墙身是用青砖砌成的,也算是给我们的特殊待遇。只几天,这屋就盖好了,胡书记等大队干部还亲自来验收。他一点头,生产队干部也就如释重负。说实话,为建这个知青屋,他们比盖自己的屋还上心。那时的人不讲政绩,全凭一腔热情干事。

我们的知青屋比村民的房高很多,也比较宽敞,这是因为家徒

四壁看上去的宽敞。我们的床是竹榻床,床脚是搁起的土块,床旁搁一个下乡的知青箱,这是我们从无锡带来的唯一家具。除此外屋内还有张竹子小饭桌,几个土木凳,这就是六个“苦行僧”的全部家当。也好,没有了物质上的牵绊,也图得六根清净,断了想在这里娶妻成家的念想。

一晃几年过去,困苦的日子也能磨砺人,慢慢地我们倒也随遇而安适应了农村的生活。这些年我们也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村民们给予了我们许多的照顾和帮助。特别是大队的胡书记更是对我们知青关心有加。我们的知青屋被台风吹塌,他第一时间为我们修复;我们不会种菜,他亲自安排生产队为我们安置了一块最好的菜地,并派人指导我们种菜;我们上河工,他知道工地上没吃的,特地叫家人烧了一罐子咸菜肉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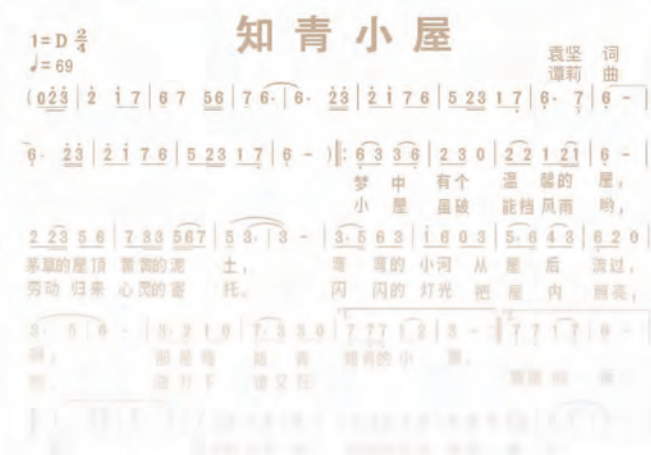
时光来到1974年。那一年知青的政策有了松动,独子与家中父母无照顾的知青可以回城了。我知青组的几位都符合条件先后回城了,有的自谋生路也去了外地工作。此时知青组只剩下孤身只影的我,当时的心情如同池塘里的烂泥一塌糊涂,坏透了。

然,天无绝人之路。就像冥冥之中有人神助一般,就在我万念俱灰之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悄悄向我降临了。

一天,我看到街墙上贴有张大中院校的招生简章,抱着试试的心情便向大队报了名。我自感希望渺渺,想来这等好事不会轮到我这个外乡知青。此时的胡书记恰好因病不在任上,但他表示会全力支持我,他想帮我。据说他的一个亲属那年也想报名,被他一票否决了,对他说,你就罢了吧!这个名额要留给知青,他们不容易。

他亲自起草了推荐书,抱病连着几天跑公社,找人述说我的情况,全力推荐我。就在招生工作最后的冲刺时刻,我生产队也出手相助了。生产队会计再次写了封事例翔实的推荐信,最后,全村一百多户社员都郑重地盖上了户主的红印章。为赶时间,村里连夜派了一位精干村民乘轮船送去了盐城招生办。据信使回来说,当招生办负责人打开信时,最后落款竟是一片“红光”:满满两页的红印章!招生办人感慨地说,我从没见到过这样的推荐书,而且推荐的还是一位知青,这个知青我们会考虑录取。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常常感动着我的故事。我铭记着那些淳朴的乡亲和在我人生转折点时的鼎力相助的胡书



记，是他们给了我此生再次读书的珍贵机会，我能有这些古道热肠可敬的乡亲和坦诚无私的胡书记支持，真是我的福分。

岁月匆匆，几十年过去了。这之中我 20 多次去了那里，这个神奇的村庄，似乎有股无法抗拒的磁力吸引着我，让我梦见，让我怀想，让我一次次地流连忘返。

近几年，在无锡知青文化研究会的推动支持下，我们又组织了多次回访活动。2018 年夏，无锡知青艺术团 80 多位老知青，顶着酷暑为当地乡亲带去了精彩的表演节目；会长叶建军还联系当地旅行社，开辟了一条知青旅游线路，之后便陆续有许多知青群体去了那里旅游，当地村民也以此为契机相继办起了饭店、农家乐。这一系列的情感回访活动，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乡亲以及媒体的纷纷赞扬。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我插队的故事，几十年后还会衍生出一个艺术作品。感谢、钦佩那些高超的艺术家们，他们以满腔的激情创作出一台节目，并搬上了下乡五十周年的演出舞台，这就是本文开头的主题：知青小屋。

说起这个小屋还有一个引子故事。十年前我原大队知青聚会时，我对同组知青怡生说，可惜当年我们没有相机，没有留下一张那个草屋的照片。不料他说，有啊，不过那不是照片，是你画的一幅草屋的画，你送给我的，现今我还留着呢。哎呀呀，我大喜过望：快快拿来！这幅画我自己都早已忘记，而凡事细心的怡生竟然保存了四十年！

此画是我上学后的第一年寒假，我去插队地看望乡亲们时，依据草屋的实体画的。因我上学的专业就是美术。

尔后，在编排《知青小屋》节目时，导演说，此台节目的最后高潮处缺少一首歌啊，而且必须要有！最好是原创的。

于是剧务组就把写歌词的任务交给了我。

歌词写好，找谁作曲呢？我先后找了两位音乐老师谱曲，很遗憾听后却都没我想要的那种感觉。最后，朋友便推荐了作曲家谭莉老师。当谭老师传来用钢琴弹奏的《知青小屋》曲子时，我一听眼泪即刻涌了出来：啊……这曲就是她了！

这首《知青小屋》的诞生，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从谱曲、手风琴伴奏、演唱、视频制作，还有录音师、音响师、总导演……他们都是倾情无偿付出。在众多人的通力合作下，这首知青喜爱的歌曲就此插上了翅膀，飞向了全国各地知青的心中。因为它不仅仅是无锡知青心中的小屋，它也是属于千百万有着共同经历、感同身受的全国知青的小屋。这个小屋也并非都是草屋，也会是木屋、土屋、石屋，也会是窑洞、地窑、竹楼、或许还有蒙古包……

这首反映知青题材的歌词，2022 年获得了“延安杯”中国最美游记第六届文学大赛特别荣誉奖。

“梦中有个温馨的屋，茅草的屋顶，黄黄的泥土……”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每当我看到这幅画，我就会想起那段苦涩而又充满青春朝气的插队生活。多少年过去，我仍忘不了那个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小屋。恍然间，我仿佛又推门走了进去。你听，有谁在放声歌唱？草屋中口琴悠扬，笑语欢畅。有人在灶间烧火，炉膛中柴火熊熊，灶台上飘来炊烟的饭香……



凌震五

盐城人,1951年生,当过知青、工人,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原盐城电视台副台长、主任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入选全国第八届中青展,入展全国首届手卷书法展。出版散文集《永远的魅力》(中国文联出版社)、《此生最爱是梅花》(作家出版社)。曾任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盐城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被中国书法家协会表彰为“全国书法进万家先进个人”。现为盐城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作品一

串场河,我的母亲河

千年串场河,不息昼夜地奔腾流淌着……

我无数次地在串场河畔漫步,我一遍又一遍地用我的心去读这条哺育我成长的母亲河……

(一)

最记得还是在小学的时候,每次写“我的家乡”的作文时,我总是这样开头:串场河像一条美丽的飘带,从我的家乡流过。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串场河真的就像一条五彩斑斓的飘带,那样的靓丽,那样的迷人。

清晨,当金色的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时,她给串场河洒下了万千细碎的金珠,使串场河披上了华丽的霓裳,让我的母亲河显得

格外的雍容华贵,串场河成了一条嫣红的飘带。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铺洒在串场河镜面一般的河面上,又像是给串场河馈赠了一套五彩缤纷的晚礼服,让我的母亲河显得格外的优雅端庄,串场河成了一条金黄的飘带。

每当一轮明月悬挂中天,那银色的月光铺在静谧的河面上,串场河何尝不像一位羞涩的少女?皎洁的月光轻柔地披覆在串场河上,让我的母亲河仪态大方、风情万种,给人以无尽的遐想,串场河像是一条湖蓝色的飘带。

我到过祖国的许多地方,我领略过黄河的豪迈长江的壮阔珠江的逶迤嘉陵江的险峻,但我最爱的还是串场河,虽然她只是一条极其普通的似乎是默默无闻的河,但她是我的母亲河,我是吮吸她的乳汁长大的。

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也是那样的一轮明月,也是那样皎白的月光,风儿轻轻吹,四

处静悄悄，我与一位知心的朋友在串场河边散步。那位爱好音乐的朋友对我说，这时候，如果能有一把二胡，让我们坐在河边，排除一切杂念，全神贯注安心静气地拉上一曲《二泉映月》，那该多美啊！

朋友为我描绘了一幅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让人思绪万千的《月光奏鸣曲》，我永远地记住了那个令人心醉的画面。后来，因为先天不足，我没有能在二胡的两根弦上放飞我的梦想，但我更加迷恋我钟爱的书法艺术了。说来也真有意思，自那以后，我每每在案前砚边提笔挥毫的时候，总是想到我的笔蘸的是串场河的水，是串场河，我母亲河的水在激发我的创作灵感，让我在书法艺术的蓝天里自由自在地翱翔。每想到此，我就更爱我的母亲河了。

1968年的那场风暴，无情地让我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故乡的河。

我困惑我沉沦我痛苦我彷徨。

无助的我曾多少次地在串场河边徘徊，我无数地问自己，我的希望在哪里？我的路在何方？

那是我下乡的第二年吧，一天，我与我的发小校友且又同是知青的同龄人一起来到了串场河边。他插队在我邻近的一个公社，我们在河边漫不经心地走着、走着，河边的垂柳枝条时不时轻轻地抚摸着这两个天涯沦落人，夕阳的余晖慈祥地亲吻着两颗饱受伤害的年轻的心，河岸吹来的清风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痛苦和迷茫。我们谈李白杜甫苏东坡，我们谈鲁迅茅盾郭沫若……快分手的时候，发小告诉我，他正在知青小屋里偷偷地写一部中篇小说。

我的个天啊，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写什么小说啊？我将信将疑地久地看着他的脸。但他坚毅的目光告诉了我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说，学上不了了，书读不成了，但写小说那是我自己可以做的事。

是吗？我再看看这位发小，再看看身边不息流淌的串场河水，河面上泛起的朵朵浪花，似乎在向我点头示意，似乎在告诉我肯定的答案。

发小如斯，我何不能？

望着波光粼粼的河水，望着这河水默默地旁若无人而又坚定不移地流向前方，我的内心似乎感到了一股力量在涌动。几十年过去了，在混沌迷茫岁月中的那个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说来也怪，从那以后，我无论是开心快乐还是愁肠痛楚，我总喜欢在串场河边走走，因为，串场河是我的母亲河，她能让我在人生得意时保持清醒，在消沉失意时给我信心给我力量。

串场河是一条美丽的河，她是那种朴实的宁静的端庄的美。串场河在我身边静静地流淌着，流淌着。穿过这碧绿的河水，我仿佛看到了春天阳光下那一望无际的金黄的油菜花在自由地绽放，我也仿佛看到了怡人的秋日黄昏里，那大片大片的淡淡的浅褐色的芦花在秋风中尽情摇曳，在欢快地吟唱。串场河的美，一如故乡人民的淳朴自然，在默默地散放着苏北大平原特有的芳香。

(二)

我又站在了串场河边，我又在用心读我的母亲河。

千年的串场河，你流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你的每一滴水珠都在演绎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你的每一朵浪花都在吟唱着一首动人的歌。

拂去千百年的尘封，我看到了那位才华横溢的被誉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看到这位与曹操曹植曹丕等共同打造“建安文学”的才子，这位魏晋时期就以自己超群卓越的才华驰骋文坛的天才诗人。我仿佛听到了他“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这首乐府诗歌中的千古绝唱。

我又看到了被称为盐民诗人的吴嘉纪，听到了“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这样反映盐民

生活的白描式的平实诗句。这诗句虽然没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和“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那样在中国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熠熠生辉，但它是串场河畔盐阜儿女自己的歌，因此，它更亲切更淳朴更能唤起以盐为生的盐民们的共鸣。

我又看到了明末清初著名的书法家宋曹在挥舞着他那神奇的金锋羊毫，他在汪洋恣肆地宣泄他的丰富情感，书写他的精神世界。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显赫位置，让每个盐阜儿女倍感自豪。宋曹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也是一位睿智的书法理论家，他的《书法约言》是中国书法历史长河里不可多得的理论著述。不仅如此，宋曹还是位爱家乡爱人民的诗人。穿越时空隧道，我也看到宋曹在串场河边踽踽独行，他在为饱受灾难的故乡亲人呐喊呼号：“古庙临河浸绿苔，数行芦苇傍孤台。城边漂屋随风散，堤外流棺到处来。村落只余林影泊，鸱鸮空绕浪声哀。水田图就谁能进？郑侠当年不足灾！”

我又看到了在那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挥舞着浸透了烈士鲜血的红旗，高唱着嘹亮军歌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在这里胜利会师的场景。串场河流经的两岸，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串场河畔的盐阜儿女，是英勇无畏的战士，是不屈的正义之师。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他们昂起头挺起胸，用手中的钢枪和自己的生命，谱写着一首首凛然正义大气磅礴的歌。在串场河边，我也听到了陈毅元帅的“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撼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诗。

我看到了不畏强权揭竿起义的农民领袖张士诚，看到了“庶人宜奉祖先”的平民哲学家王艮，看到了“名著昭日月，奇文流世芳”的施耐庵，看到了被邓小平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胡乔木，看到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现代新闻学奠基人戈公振，看到了著名翻译家

戈宝权，看到了……

串场河水托起了一串串闪光的名字，串场河用她的乳汁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盐阜儿女，串场河边走出了一位又一位让后人仰慕的精英！

在串场河畔我走着读着，读着走着，我的心翻滚着奔腾的浪花，这浪花让我感动，让我自豪，让我更深地激起对串场河——我的母亲河的无以复加的爱。

（三）

串场河，我又一次地来到你的身边。

我望着清澈的河水缓缓地从西边流来向东边流去，流去，一直流到水天相接的远方。

哦，串场河，你从源头流来，你经过了多少的曲曲弯弯，你跨过了多少泥块沙石沟壑坎坝的阻拦，仍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地向着你认定的目标流去。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坚韧和执着，看到了果敢和刚毅。

啊，串场河，你流过了千百个春夏秋冬，流过了无数的风霜雨雪。你用坦荡的胸襟，承载了多少盐民的血和汗，承载了多少盐阜儿女的欢乐和忧愁。在千年的岁月里，多少冰雪在你身上倾轧，多少暴雨在你身上敲打，当雨过天晴彩虹架起，你依然一如既往地跳跃着欢快的浪花，无怨无悔地流向东方流向大海。在你的身上我看到的是宽容是大度是坦荡是无私。

我又想起了小学作文的开头语：串场河像一条美丽的飘带，从我的家乡流过。

是啊，在我童年时代起，串场河就是五彩缤纷的一条飘带，或玫红或褐紫或翠绿或青蓝……

后来慢慢地我才知道，我故乡身上的这条飘带也不尽然全是绚丽迷人的色彩，她也曾有过忧伤有过灰暗有过悲哀有过凄凉。

记得我小的时候，爷爷曾对我说过，很多很多年前，家乡盐城曾经发生过洪涝灾害，那时，

多少人饥饿难忍,多少人无家可归,串场河上漂浮着成片的尸体和门板家具杂物,掠过一阵又一阵撕人心肺的哭声喊叫声……爷爷言语哽咽,眼里噙着泪花,因为那凄惨的场景像刀一样刻在他的心灵深处。

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也曾对我说过,他们永远忘不了那一年,日寇侵华,家乡沦陷,他和全家人无可奈何地背井离乡,依依不舍地离开这块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他们就是从门口的串场河出发,坐船向西外出逃难的……父亲的脸色异常的冷峻,因为这是他生命中无法忘却的悲凉往事。

串场河依然不舍昼夜地流淌着,流过了我爷爷的时代,流过了我父亲的时代,今天,当我看到荷兰花海的郁金香以靓丽的风姿在笑迎宾客的时候,当我看到大洋湾粉白的樱花在春风中自由地舒展身姿的时候,当我看到欧风花街喷水池中的水柱与金色的夕阳竞相比美的时候,我笑了,舒心开朗地笑了。

前不久,我与几位同仁驾车到几十里外的一位朋友家去做客。那天下午,天特别特别的蓝,风特别特别的清,黄昏的郊外显得格外的祥和安宁,车窗外的景物一一从我们身边掠过,让我们更感到惬意舒畅心旷神怡。突然,我意外地看到沿着一条清澈的河边铺就的长长的塑胶跑道,两旁有许多艳丽的花草点缀其间,更吸引眼球的是每隔不多远就有一座造型独特的装饰雕塑……

在几十里的郊外,竟有如此像微型公园一样的风景,真的令我十分的好奇。我问车上的朋友,这是什么地方?朋友笑笑对我说,这是串场河景观带。朋友还说,你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现在全市范围内正在全力地精心规划打造气派恢宏的串场河景观带呢。

“串场河景观带”,六个字重重地叩击着我的心灵。

披着玫瑰色的晚霞,我与朋友又来到串场河边散步。我们谈到从北京出发的高铁已铺到家乡门口时,我们谈到现在坐高铁到上海只需要两个多小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再次低下头来看看从我们身边流过的串场河水,心里默默地说,串场河,我们的母亲河,你流过了前天流过了昨天,流过了贫穷与苦难,流过了忧愁和悲伤,今天,你流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充满朝阳充满希望的让人欢欣鼓舞的时代。

作为串场河的每一位子孙,我们难道不欣慰不感慨不欢呼不自豪吗?

我又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作文开头:串场河像一条美丽的飘带,从我家乡流过。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串场河已不是一条普通的飘带了,她是一条长长的旖旎璀璨的镶着五彩金边的巨大的飘带,装点我故乡,今朝更好看。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串场河,我的母亲河,我永远永远地爱你,我要永远永远地歌唱你,赞美你!

作品二

我的 1982

2017年,是国家恢复高考40周年。

对于一大批50后的“老三届”来说,“我的1977”就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成了一个时尚的流行语。因为那一年,成千上万的被耽搁了十年之久的知识青年,又赶上了末班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当然,我的“恨”,不是恨社会,不是恨别人,只是恨我自己。我1968年下乡插队,在广阔天地熬了七年之后,被分配到一个集体小工厂工作。这个厂,“从南向北走,是二十米,从东向西走,也是二十米”。每天的工作,是用电熨斗熨衣

服的领子或袖口，熨好后传给下一道，接着再熨，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就像卓别林机械地拧螺丝帽一样。

1977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也动过心，但稍纵即逝了。一方面，因为我是初中毕业，高中知识没有系统学习过，没有勇气，没把握。另一方面，自己已二十七、八岁了，正忙于结婚成家。我是两代单传，父母养我这么多年，结婚生子，传宗接代也是我的使命啊。

当看到身边的同学、朋友乐不可支地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去报到时，我的心里真是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为什么我不抓紧复习，也去拼一拼，试一试呢？即使考不上，也不后悔啊，用现在的话说，宁可做过，莫要错过。

但一切都成了无法挽回的过去了。

我不甘心，但又无可奈何。时间就这样在枯燥、悔恨、无奈中静静地流淌着……

又是几年过去了。

回城后，在这个“从南向北走，是二十米，从东向西走，也是二十米”的小厂里待了又是七年，终于，一则迟到的信息，在我荒漠的心灵上划出了一道绚丽的彩虹：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首次在全国招生了。不论年龄、不论婚否，不论工作单位性质……哇，太爽啦！

再也不能放弃这个久违的机会了，我在心中无数次地下定决心。我几乎杜绝所有的应酬，我珍惜每一刻宝贵的时间，我紧紧抱着那套自学考试复习丛书，尤其是古汉语那个难啃的骨头，我绝不让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组在我面前轻易地滑过，因为我太在乎这个难得的机会了。

永远忘不了1982年3月6日上午。已过而立之年，儿子已三岁多的我，带上准考证、钢笔和手表，怀着紧张、兴奋、忐忑的心情，跨过那道神圣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白色警戒线，迎着安保人员严肃的，几乎毫无表情的面孔，走进了神圣

的久违了的考场。

一阵铃声响后，监考老师严肃地将试卷拆封后分发大家，整个考场寂静无声，只有笔尖在试卷上书写的轻微的“沙沙”声在耳畔回响。

考场里，两位监考老师交替地、轻声地在考桌之间来回走动、巡视，唯恐影响了考生答题，影响了他们来之不易的圆梦机会。

记得那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监考老师，从我身边刚刚走过，忽然又转过身来，久久地驻足在我的考桌旁。我开始一惊！是不是自己什么地方出差错了？仔细看，没有啊。过了好一会儿，这位老师十分和善地盯着我看了几眼，不露声色地走了。走到教室门口，只见她与另外一位监考老师轻轻地耳语几句，不一会儿，另一位老师又轻轻地，装着若无其事地巡视到我身边，也驻足端详了好大一番，才点点头，面带微笑地慢慢离去，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放松了下来。事后得知，原来，她们被我的卷面吸引了。我整齐端庄的方块字，干净漂亮的卷面，既源于我硬笔书法的基本功，更得力于我对题目的理解和答题的娴熟。整个试卷绝少涂改的痕迹，几乎可说是一幅硬笔书法的佳作。

一段时间的焦虑等待后，开始公布分数了，当我得知我三门功课，总分242分，是全县的“状元”时，我激动得眼泪快流出来了。我想起了农村的七年，那知青屋里的煤油灯光，我想起了集体小工厂的七年，那轰隆隆的马达声和机械单调枯燥乏味的劳动……我什么也不想了，拉上我的同学，赶快将自己的一百多斤放到盐城浴城的浴池里，将多日来的紧张和忧虑统统冲而光。

炎热的夏天过后，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开学了。因为是没有围墙，所以，我们几乎没有校园和像样的教室，起初，也没有专职的教师。但电大使用的是全国通用教材，而且是聘请全国一流教授编写的。古代汉语是王力先生的版本，

中国通史是范文澜先生的版本……这让我们这些“准大专生”在自卑之余却也增加了几许的自豪。我不敢懈怠,我真的是如饥似渴地在吸吮着知识海洋里的水,我倍加珍惜这迟迟到来的机会。

我读楚辞离骚,读李白杜甫陆游……

我读巴金老舍郭沫若,读巴尔扎克雨果高尔基……

我小心仔细地理解现代汉语的语法。对字词句,主谓宾,我像篦子篦头发一样,力争不放过任何小小的细节……

我特别喜欢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等等。几十年后,我至今还能脱口而出,如数家珍。考试时,名词解释“剩余价值”,我不但一个字不会遗漏,甚至连标点符号都错了。事后,自己也常常自吹:这题目,一分也扣不了我的。

为了珍惜这十分难得的迟到的读书机会,课后我非常认真地做读书笔记,以进一步理解消化学习的内容。我自创了不少自认为行之有效的梳理复习的方法。时至今日,我的家人和朋友,看了我保存完好的当年那工整严谨的读书笔记,无不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

我们的电大学制三年,六个学期共有六次考试。令人生畏的是每次考试都要见到那让人不寒而栗的白色警戒线和安保人员冷若冰霜的表情,都是全国统一命题、统一监考、统一阅卷,因此,包括入学考试在内的七次考试,我们都戏称为“七次高考”。

也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吧。三年六个学期,二三十门功课,我的成绩,90分以上的约60%,80分到90分的约30%,70分到80分的仅占10%。我是班长,每学期又都是三好生,毕业时,我荣幸地被评为江苏省电大优秀三好学生。

总说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毕业后,我

第一个被推荐到盐城人民广播电台,跨入了新闻记者的行列,从此开始了我崭新的人生道路。

在广电系统,我当过记者,当过总编室主任,当过广电报副总编,当过电视台副台长……我想,这一切无不得力于我三年电大中文专业的学习。

几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每每想到1977,我只有一个字:“悔”;每每想到1982,我又多了一个字:“无悔”。

人生就是这样啊,真有意思……

作品三

夕阳斜照乌衣巷



这是一初春的下午,湛蓝的天空,几朵白云在悠然地飘动。夕阳悬挂西天,阵阵微风吹过,我来到古都金陵秦淮河边的夫子庙,来到心仪已久的乌衣巷,久久地凝望着这条细细窄窄、曲曲幽幽的小巷,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翻飞……

乌衣巷,因为历史上曾经驻扎过东吴的乌衣营而得名,也因为历史上曾经居住过王、谢两户名闻遐迩的贵族大姓而载入史册。

放眼望去,这条全长只有三百五十米的街巷,真的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可是,唐代刘禹锡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律诗,却让这条小巷,让乌衣巷这三个字,如雷贯耳,名震寰宇。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在夕阳下的乌衣巷久久地徘徊,心潮起伏,浮想联翩。眼前这条仅三百五十米长的巷子,承载了多少璀璨的历史,承载了多少耀眼的文明啊!

曾经在这条巷子住过的王、谢两家,是中国历史星空上两颗璀璨的巨星,“王家书法谢家诗”,让这条巷子永载史册,熠熠生辉。

驻足乌衣巷口,披着夕阳的余晖,拂去岁月的风尘,我的思绪飞向了遥远的历史苍穹……

我仿佛看到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永和九年,癸丑暮春,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一群倜傥雅士、风流才子,曲水流觞、对酒当歌,笔墨传情、诗文唱和……

这是一段千古传颂的佳话,这里联结着一个中国书法史上响遏行云的名字,一个让后人无限敬仰的名字:王羲之。

父亲的影响,家庭的熏陶,让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自幼就爱上了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书法艺术。王献之临池不辍,执着专注。但时间一长就耐不住了,一次,他拿着自己写的一个大字,不无得意地给父亲看,那眼神中不时地透出些许自满和得意。父亲王羲之沉默许久,一言未发,随后,拿起笔来在他的“大”字下面轻松地点了一点,于是,“大”字就变成了“太”字。王献之捧着这个“太”字,又得意扬扬地送给母亲看,希望得到母亲的嘉奖。母亲左看右看,仔细斟酌,最后笑着对他说,看看去,你只有“大”字下面的一点写得像你父亲。

王献之一时无语,脸带微红。过了几天,王献之又带着几分好奇几分急切的心情去问父亲,学习书法到底有什么诀窍?他希望从父亲那儿能得到一个事半功倍的秘方,一条轻松取胜的捷径。

父亲王羲之稍作思考,便指着不远处的一

个大水缸说,学习书法除了刻苦以外,哪有什么诀窍?如果你一定要寻找诀窍,那诀窍就在那个水缸里。你写完三大水缸水,就明白了。王献之恍然大悟,从此更加勤勉发奋,倍加努力,最后终于成了与父亲齐名的,被中国历史上称为父子“二王”的大书法家。

我在乌衣巷口漫不经心地走着,看着。看着,走着。突然,我耳边响起了一串串激越清亮的带有磁性的声音: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最著名的山水诗一代鼻祖谢灵运的千古名句,是振聋发聩的旷世绝唱。

与书坛“二王”一并传为佳话的是山水诗中的“二谢”。继“大谢”谢灵运后,“小谢”谢朓又将山水诗作了进一步的开拓和发展,他为中国的诗歌领域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澄江静如练,余霞散成绮。”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

妙笔写尽天下秀,才情寄予山水间。那一首首华美的诗篇,那一行行瑰丽的句章,让他们,终于成为中国古典山水诗中让我们高山仰止的翘楚,让我们顶礼膜拜的一代先锋。就连诗仙李太白,都禁不住发出这样的喟叹:

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间小谢又清发。

……

谢氏家族的光耀,又岂仅仅在诗词歌赋中?

谢安,谢玄,用八千精兵,打败苻坚号称的百万雄师,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奇迹般的战例,让淝水之战,永远地写进了历史教科书。

岁月的长河,不舍昼夜地流淌着,流淌过二

千多个春夏秋冬。尽管,当年那条朱雀桥边的乌衣巷,已褪去了昔日的繁华,已成了尘封久远的记忆;尽管那王谢故里的燕子,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才华横溢的诗苑大小谢,风流倜傥的书坛父子王,还有那淝水之战中,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都永远永远地镌刻在了历史的星空,镌刻在了亿万中华子孙的心中。

穿行在夕阳斜照的乌衣巷,我耳畔又回响起那千古传诵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品四

灯下读帖

每有闲暇,夜阑人静,我总爱端坐灯下,随心翻阅珍藏的碑帖,让轻曼的窗帘剪断外界的喧嚣,让舒柔的灯光伴随我的思绪驰骋。

我读王羲之的《兰亭序》,这“天下第一行书”给人的愉悦是难以言尽的:委婉劲健的线条,匀称安详的结构和恬淡雅逸的章法,构成了一幅心旷神怡的风景画。眼前是悠悠的白云,飘拂的柳丝……我们仿佛看到了会稽山下“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景,也似乎领略到那“流觞曲水”中把酒赋诗的雅趣。作品中那线条梦幻般的组合变化给我们的不仅是视觉上的满足而是全身心地陶醉和享受。

我读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仿佛在凝神静听一个遥远而悲壮的故事:颜真卿之侄季明为平定安禄山之乱而捐躯。素来叔侄情深,且又时处于激烈动荡的政治漩涡中,颜真卿觅得亡侄尸骨,悲愤交加,痛不欲生,更有感于“巢倾卵覆”,于是提笔疾书,祭奠亡灵。激昂之气贯于尺幅之中,愤懑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文稿用笔,时

而浓墨饱蘸,如黑云压城;时而枯涩凝重,似狂飙扫野。读着读着,我不时地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叩击我的心灵,令我震撼,令我亢奋。

我读磅礴的北魏碑刻,如临壁立千仞的大山,令人荡气回肠。我读隽永俊逸的汉简竹帛,如置身于轻歌曼舞之中,让人情趣盎然。我读古朴拙厚、凝重跌宕的甲骨镌刻、钟鼎铭文,好似在寂寥的旷野中,寻觅一颗颗尘封已久的瑰丽的宝石……

每一帧法帖都蕴藏着一则深邃的故事;

每一帧法帖都浸润了书法家的智慧,学养和情趣,都是他们情感的宣泄,思维的迸发和灵魂的呼号。

窗外的一切声响已无法进入我的耳鼓,世间无谓的纷争和媚俗的计较已荡然无存。穿越时空隧道,我尽情地享受着先贤们伟大的馈赠,我虔诚地聆听大师们亲切而无声的教诲。

我仿佛面对一片浩瀚的海洋,每一朵浪花都使我振奋;我仿佛面对一片湛蓝的晴空,每一朵白云都使我怡情。

中国书法的神奇就在于它能将最简洁的线条变幻成纷呈多姿的世界。在那里,我们既能得到一种如“大江东去”的刚健雄浑、恢宏豪放的美的感慨,也能得到一种如“杨柳岸,晓风残月”般的婉约妩媚、潇洒温柔的美的熏陶……

读帖乐兮,乐无穷。



作品五

春风秋月伴我行

我们很多人,在都市生活久了,都会慢慢地感到一种枯燥和压抑。从单位到家庭,从工作到工作,每天见到的大多是那么一些人,那么大的一块天,从冬到夏,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于是乎,我们渐渐地有了这样一个习惯,每逢周末假日,我们总爱邀上几位同年龄、同经历、同爱好的挚友,骑着自行车,离开都市的喧嚣和浮躁、拥挤和堵塞、匆忙和不安,携带着愉悦的心情,携带着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到郊外去踏青,去享受大自然的春风秋月。

我们最爱春天的郊外。经历了严冬的摧残后,大地复苏,万木葱茏。春日的郊外,天显得格外的蓝,云显得格外的白。我们最爱看绽放在枝头的显现着生命和希望的那簇嫩绿;我们爱看郊外那五彩缤纷的迷人的花的海洋:桃花艳红,柳絮银白,樱花玫粉……我们也爱看郊外田野里,油菜花染织成的大片大片的显示出蓬勃生机的金黄。那片金黄,是春风春雨给大地披上的诱人的新装。那片金黄,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更加妩媚动人。每到此时,我们的心胸便一下子开阔了,那是在家中,在办公室无法感受到的开阔。每到此时,我们的思绪就会随着春风飘向那无边无际的远方……“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荫。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我们在金黄的菜花中穿行,我们在醉人的春风中徜徉。我们早已忘却了烦恼,忘却了年龄,仿佛又回到了天真无邪的童年……

我们爱在初夏的傍晚去郊游。走出市区,迎面便会扑来阵阵沁人心脾的凉风。我们爱看夏

日阳光照耀下的油绿的秧田,爱闻那秧田里随风飘来的阵阵馨香。“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复陇黄……”儿时背诵的诗句,是难以忘却的。看着那些秧田里辛勤劳作的人们,我们总会在心中默默地祝愿,夏日的辛劳,夏日的汗水,定会换来秋天的丰收,秋天的硕果!尽管夏阳骄人,但行走在浓密的树荫下,却也是难得的惬意和凉爽。我们爱看夕阳在水田中的倒影,爱听夏风掠过梧桐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响。那倒影,那声响,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遐想。

秋天是郊游最理想的季节了。当盛夏的热浪渐渐退去以后,秋风秋雨把秋的天空擦洗得格外的湛蓝明净,放眼望去,好似一块巨大的晶莹剔透的蓝宝石。在宜人的秋风中,我们结伴而行,眼前是金黄的稻田,远处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红墙瓦舍,真恰似一幅幅优美的风景画。我们看到那池塘里绿的荷叶红的莲花,总会想起那“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优美词句来。我们爱看那一大片成熟了的稻田,那是大自然给秋天的大地铺设的华贵富丽的锦绣地毯。其实,秋天的郊游,最有情趣的还是踏着月色归来,近处是纺织娘的浅吟低唱,远处传来阵阵蛙鸣,这时,辛弃疾那脍炙人口的词句便会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冬天本该是个凛冽的萧瑟得让人蜷缩的季节,但是,冬日的郊外,午后的阳光下总是弥漫着一股融融的暖意。经过春的播种,夏的生长,秋收获,冬日的田野显得出奇的安闲和幽静。落了叶的树干笔直地伸向蓝天,枝头不时飞过的几只小鸟给严冬的郊野增添了几分生机。河里结着薄薄的冰。我们披着夕阳的金辉在冬日的黄昏里骑车穿行。四周静悄悄的,大地仿佛凝固了,只有我们的话语,我们的笑声在冬日的郊

外自由自在地飘荡。

长城的雄伟、泰山的巍峨、黄河的澎湃、三峡的险峻,这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珍贵的馈赠。但是,我们登长城、游三峡、攀泰山、渡黄河的机会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每逢春秋佳日,让我们到郊外去走走,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去看看蓝天白云、小桥流水,去听听风吹树叶沙沙响,听听阵阵蝉鸣蛙声,不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吗?

让春风秋月伴我们青春常在、友情常在,伴我们欢乐永远、笑声永远。

作品六

日出壮观怡我情

我爱看日出,爱看太阳升起时的辉煌和壮丽。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凌晨,万籁俱寂,大地无声。我早早地起床,揉揉惺忪的睡眼,穿好衣服,推门而去。

我披着满天星斗,攀上高高的楼顶。望着身边酣睡将醒的城市,我怀着一种特别的心情,在一片静谧和幽暗之中,默默地等待着那个神秘而又富有魅力的时刻。

就在这静静地等待中,我仿佛听到一种声响,这似乎是辛劳一天的城市在睡梦中发出的呓语,而我又似乎感觉到那是一个即将出世的婴儿在母体中发出的躁动和不安。这或许就是黎明前特有的一种感受和联想吧。

不一会儿,东方开始露出一缕鱼肚白似的光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光亮在渐渐地向前推进,推进。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缓缓地撩开这笼罩大地的暗黑色的帷幕。于是,近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远处纵横阡陌的河流田野,都慢慢地显出自己朦胧的身影。

天边的色彩在不断地变幻着:黛蓝,紫褐,

橘黄,玫红……啊,太阳出来了,一个硕大血红的火球,似熔浆,似烈火。天空,云朵,袅袅炊烟,巍巍铁塔,一切的一切都被染上了耀眼的金色。朝阳在绚烂的云霞簇拥下冉冉升腾,升腾。

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一个象征着光明充满着希望的新生命的诞生。这生命,是经过漫漫长夜的煎熬,经过了母胎中痛苦地挣扎才孕育而成的。


我最爱看朝阳跃出地平线的那一瞬间,她跃得是那样的神圣庄严,那样的毅然果断,又是那样的充满激情。她完全忘却了昨日黄昏坠入西山时的情景,她对那座让她栖息一宿的寝宫竟毫无一丝的眷恋。一跃过那道黑夜与白天的分界线,她便激昂地向着蓝天冲去。

我最爱看朝阳跃出地平线后放射出的万道霞光。因为有了这霞光,才会有大海的蔚蓝、麦浪的金黄,才会有枫叶的火红、茫茫大野的白雪皑皑;因为有了这霞光,才会有人声的鼎沸、车马的喧嚣,才会有大地的生机、宇宙的光明。而这霞光,又是朝阳对自己无情的燃烧和磨耗,尽管这燃烧和磨耗是无声无息的,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一首伟大的、奉献的赞歌!

朝阳越升越高,越升越高。

此刻,我完全陶醉在这奇观壮景之中了。我格外地感觉到胸襟开阔,心旷神怡;感觉到热血沸腾,心旌摇荡。啊,多少天来的疲劳和困顿,烦恼和不悦;平日里积压在胸中的郁闷和忧愁,痛苦和悲伤……这一切的一切都统统被融化在霞光万道的浩瀚苍穹之中了。

漫步走下楼来,浑身充满着一种难以自抑的激情:

——新的一天,新的生活又开始了。 



董峰

江苏盐城人，1960年出生。号而为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诗词创作以来，倡导并践行格律诗词之大众化、口语化、通俗化。著有《而为斋诗词选》两册。

庚子春分后一日咏柳

历经风雨关，新叶伴春还。
活力凭添处，枯枝岁岁删。

石楠经春叶渐绿

老来心火减，乐做叶扶花。
情感深藏处，漫将成熟夸。

乡居暮色

月季屋边花，炊烟风里斜。
树梢双喜鹊，新址选人家。

路边遇菊即景

背已自然弓，满头银发笼。
黄花怜我老，昂首笑西风。

过却金亭

昔畏天和地，时风只看钱。
却金亭畔走，能不仰高贤。

湖边即景

夏日遨游大纵湖，蛙声阵阵对谁呼。
白云伫立垂杨舞，水面悠然过野凫。

过陈琳墓

苍天赐砚碧波舒，满腹文思大纵湖。
一片蒹葭青眼惠，才华横溢共荷呼。

湖中偶得

先民煮海成盐阜，广阔胸怀风雨驻。
为有遗存大纵湖，一呼百应传承路。

芦苇迷宫随想

荡漾涟漪心电图，迷宫芦苇点头呼。
千回百转风情起，醉倒伊人大纵湖。

贺全国第四届“纵湖秋月”书法展

纵湖波绿忘情泼，秋月风清随剪裁。
盐渎古今多雅士，桂香裹着墨香来。

学雷锋有忆

雷锋那时代，风气蔚然成。
既有精神爽，还无物质惊。
学中争着做，路正向前行。
我是过来者，拳拳念此情。

阅读偶记

自从单位退休日，学习依然为哪般。
窗外闯来风找事，命中难去性愚顽。
情随新梦何曾醒，书与老夫皆是闲。
未肯痴心轻舍弃，什么结果已无关。

暮春郊行随吟

晨步来阡陌，沿途好景光。
赏花何必识，入鼻已然香。
阵阵由风送，丝丝任自扬。
心怡临此境，物我两难忘。

风雨中的草与竹

身因撑伞慢行中，细赏沿途景色丰。
一片草坪争沐雨，几竿纤竹不禁风。
舞姿凌乱何堪劲，取暖抱团都在冲。
物有短长人有悟，自然造化势无穷。

观深山溪流图

清纯终入世，无处躲尘埃。
曲折成基调，奔腾是放开。
绕行山欲动，击石浪来催。
溪水流幽谷，向前头不回。

辛丑除夕(进退格)

假期开启全家乐，明确分工任务殊。
贺岁对联闺女贴，迎新福字外孙书。
阿婆杰作餐可口，老朽兴来斟满壶。
更有孩童衣服试，春光拂面透心舒。

领取退役军人优待证

返乡头等事，领证乐融融。
岁月打拼后，青春奉献中。
保家曾履责，卫国自从戎。
战友南疆血，至今依旧红。

美曲新翻之宋·徐积·荷花

万竿篙插不撑船，朱笔凌空舞大千。
满叶珍珠栖雨露，一池水墨泼云烟。
能持丽质何来俗，没染淤泥更值钱。
且趁秋风还未至，倾情为尔赋佳篇。

知与行

问题都是想，答案做中来。
行者通常干，知之塞顿开。
观望迷假象，实践出真才。
由此能明白，双赢可夺魁。

老来自语

退休生活乐安宁，有话呢喃自己听。
偶尔连屏看现在，时常断片到曾经。
怕言衰老迎新日，还想年轻忆旧庭。
多少烟消云散夜，遥望孤月对繁星。

浣溪沙·悟得我字

沿着斜坡向上行。源于小我手偏争。终修大我握戈赢。 耗尽一生都在找，留它几许做收成。明天永远是新程。

长命女·咏梅

谁与共。雪压枝头春意涌。直许情三弄。 一弄梅苞含蓄，二弄梅容灵动。三弄梅魂萌出众。继续春之梦。

生查子·读金句随记

乘风而起前，准备充分处。何必等风来，不若追风去。 追风有目标，通往云天路。逐梦勇攀登，向上休止步。

行香子·秋夜

孤影忘情，瘦影含羞。晚来风、寂寞迎秋。凭窗望月，身倚西楼。有星光远，灯光近，烛光柔。 怕提离别，眉间心上，是何人、添我新愁。几番消解，却又重头。任眉同锁，心同醉，念同稠。

水调歌头·夜梦记卿卿言

不见檀郎影，难觅董郎踪。桃花三月，依旧寻梦恋娇容。夏雨为之浇灌，秋月为之妆扮，仪态一何丰。唯有情羞涩，许我两腮红。 聚时乐，别时泪，再难逢。光阴渐老而后，情也淡如风。犹记云闲柔美，却道天凉也好，都是一般同。三世三生愿，多少已成空。

浣溪沙·追亘无我

不负人民使命行。我将无我与时争。创新发展搏多赢。 华夏中兴来引领，全球格局渐形成。带长路阔享过程。

如梦令·晨行见驳岸石缝处长出小草

何以天涯能到。随处可栖芳草。遇土就生根，成长不挑肥料。 欢笑。欢笑。领略自然奇妙。


诉衷情令·曾经

闲来常忆是曾经，多少意难平。人生几许无奈，已化作，悄无声。 思漫漫，念轻轻。梦萦萦。欲收还放，为有深情。做伴终生。

水调歌头·露台盆里开出马齿苋花

有籽来楼上，开作我家花。只因盆里泥土，呵护孕芳华。芒种时逢梅雨，暑气将临炎日，成长直堪夸。朵朵星星状，小点不为差。 色金贵，形五福，小而奢。燃情时节，唯有奔放未曾赊。不惧飙升温度，不怕惊扰雷电，昂首藐尘沙。淡定立天地，豪气乐无涯。

满江红·双色蔷薇接踵开

白蕾将辞，红苞绽，燃情季节。时入夏，艳阳常照，气温渐热。难舍春怀更外梦，犹存夏日心中结。向何人，邀约醉其间，同欢悦。 壶有酒，随性烈；花有色，情无别。这天涯芳草，恋之真切。久久凭栏吾独立，些些遐想谁能缺。隔空望，陪我乐滋滋，蜂和蝶。 



远眺彩霞 摄影/赵恒山



【炫丽纵湖】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国家4A级景区 国家级湿地公园

大纵湖旅游景区

中国野趣之乡 欢迎您

 0515
88688888